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 明

卷十五之二十

癸酉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起癸酉明神宗萬歷元年盡辛卯明神宗萬歷十九年凡十九年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春二月。御經筵。○男子王大臣入乾清宫。伏誅。

大臣。京師傭奴。僞爲内侍服。入乾清宫。被獲。下東廠。馮保欲緣此陷高拱。令家人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馳械高氏奴。圍拱里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且謂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居正奏緩其獄。博使校尉怵大臣吐實。又以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別。茫然莫辨也。帝命守禮偕錦衣都督朱希孝會訊。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搒掠我耶。且我何處識高閣老。希孝不敢鞫而罷。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付法司。坐斬。拱得白。

三月。詔舉將才。

張居正進講。因言今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文吏箝制弁員。不啻奴隸。平日不能養其鋒鋭。臨敵何以責其折衝。

嗣後將帥忠勇可任者。宜假以事權。俾得展布。故有是命。

秋九月。以方逢時總督宣大軍務。

始逢時與王崇古共決貢市之議。崇古入理京營。張居正薦逢時代之。至則申明約信。邊境益安。

冬十一月。立章奏考成法。

初諸司章奏。部院覆行撫按勘者。常稽不報。張居正請以大小緩急爲限。立文簿。月終註銷。閣科部院。遞相糾舉。誤者抵罪。自是政體爲肅。

十二月。朶顏長禿犯塞。總兵官戚繼光擊禽之。

時俺荅雖款塞。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泰寧朶顏諸部。皆與交通。時叛時服。是年春。朶顏部長董狐狸。及兄子長昂。入犯喜峯口。繼光擊敗之。狐狸乃請貢。至是狐狸之弟長禿。復入寇。繼光禽之。於是狐狸。長昂。率部長親族三百人。叩關請死。乞赦長禿。繼光遣將受降。皆羅拜。獻還所掠人。攢刀設誓。乃釋長禿。許通貢如故。繼光在鎭十六年。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

甲戌

二年。春正月。召見朝覲廉能官於皇極門。

太祖時。外官奏事。輒召見。賜食。訪民間疾苦。佐貳雜職。有廉能愛民者。常特遣行人齎勅獎賚。宣順成弘朝。亦間行之。張居正以考察届期。倣舊典具儀以上。帝乃召見布政使謝鵬舉等二十人。並賜銀幣。

秋八月。淮揚徐河海並溢。○冬十月。决囚。

世宗晚年。崇奉元修。又好祥瑞。遇事輒停刑。至是審錄重囚。至四百餘人。張居正言。縱釋有罪。無以懲惡。請如祖宗舊制。每歲一決囚。從之。又嚴諱盜之禁。犯者雖循吏必黜。盜為少衰。

乙亥

三年。春正月。徙遼東六堡。

遼陽鎮東二百餘里。舊有六堡。其地不毛。與遼陽聲援不接。李成梁請移孤山堡於張其哈剌佃。險山堡於寬佃。江沿新安等四堡於長佃長嶺諸處。並據膏腴。扼要害。可拓境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廷議從之。於是撫順以北。淸河以南。皆遵約束。

夏四月朔。日食既。○秋八月。以張四維為東閣大學士。

丙子

四維由張居正進。謹事之。不敢相可否。隨其後拜賜進官而已。

河決碭山。

南畿大水。河決而北。淮決高家堰而東。高郵湖亦決清水潭口。淮城幾沒。徐邳山陽南北。漂蕩千里。河道淤淺。阻漕者數年。

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罷。

士和初官庶吉士。以忤嚴嵩改部曹。累任按察布政使。並著清節。及官尚書。張居正欲越例贈朱希忠王爵。馮保爲方士求官。士和俱力持不可。給事中余懋學言事得罪。士和言直臣不當斥。由是積忤居正。謝病歸。卒諡文恭。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年。春正月。巡按遼東御史劉臺以罪下獄。

時御史在外。每凌巡撫。張居正欲痛抑之。事小不合。詰責隨下。又飭其長加考察。以故言路多不平。時臺按遼

東。悞奏捷。居正方引故事繩督之。臺遂抗章劾居正。居正疏言。論者謂臣擅威福。而臣所行正威福也。將巽順以悅下耶。則誤國。將竭忠以事上耶。無以逃專擅之譏。因辭職不視事。帝手勅敦諭。始起。逮臺下詔獄。久之。復用他事戍潯州。

二月。開草灣河。

督漕侍郎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潦奔衝。緣海汊港久堙。入海止雲梯一徑。致海擁沙橫。河流汎濫。而鹽安高寶屢成巨浸。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今黃河衝決。駸駸欲奪安東以入海。請於草灣低窪之地。挑新口以迎大溜。安東衆流滙圍。其勢垂陷。不如委之。以拯全淮。廷議安東未可棄。而命開草灣。閱七月工竣。水患稍平。

秋八月。帝視國子監。○河決崔鎮。

徐豐沛睢寧金鄉魚臺單曹八州縣。多決。田廬漂沒無算。河流齧宿遷城。吳桂芳請遷縣治。築土城以避之。明年。復決而北。清口淤墊。全淮南徙。瀰漫山陽高寶間。會河向桃源三義鎮。入老黃河故道。淮水乘虛入清口。老

黃河復塞。

五年。夏四月。兵部尚書譚綸卒。

謚襄敏。綸終始兵事。垂三十年。與戚繼光齊名。稱譚戚。

秋。閏八月朔。日食不見。○九月。張居正以父喪起復。

居正父卒。戶部侍郎李幼孜。首倡奪情議。馮保亦固留之。吏部尚書張瀚。以持慰留旨被逐。於是請留者相繼。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交章爭之。皆坐杖戍。學士王錫爵等。求解於居正。不得。侍講于愼行。田一儁。張位。趙志皐。修撰習孔教。沈懋學。皆疏救。不納。尋勑羣臣再言者誅無赦。錫爵。愼行。一儁。懋學。先後移病歸。

冬十月。兵部尚書王崇古罷。

初俺答諸部。嘗越甘肅掠西番。既通欵。其從孫切盡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俺答請赴青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

族。以示恩。給事中劉鋐。尹瑾等。交章劾崇古弛防狥敵。崇古奏辨。因乞休去。

彗星見。○十一月。考察百官。

張居正自奪情後。知天下不與已。思以權劫之。時因星變。考察百官。趙志皐。張位。習孔敎。相繼遷謫。南京御史朱鴻謨。馳疏救吳中行等。斥爲民。南京僉都御史張岳。請令居正奔喪。坐考察自陳貶秩。禮部尚書何維柏亦以自陳免。

六年。春三月。以潘季馴總理河漕。

先是總河傅希摯欲塞決口。吳桂芳主開老黃河故道。議未決。有言宜多濬海口以分水勢者。會桂芳卒。以季馴代之。季馴上言。故道久湮。雖濬復。其深廣必不能如今河。宜塞崔鎭決口。築遙堤以防衝潰。又淮清河濁。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非極湍急。必至停滯。當藉淮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淸口。以敵河之强。使黃淮並流。沙隨水去。則雲梯海口。不濬自通。卽草灣亦可不復修治矣。因條上六事行之。乃塞崔鎭等決口。築高家堰。歸仁集。柳浦灣諸堤。自徐沛至淮揚間。遙堤縷堤。滚水減水壩閘。無不修築。逾年工成。

立皇后王氏。

先是帝大婚屆期。慈聖太后歸慈寧宮。諭張居正曰。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師保之責。惟侍先生。尋以居正充納采問名副使。給事中李淶。言大婚重典。而使居正變服從吉。於觀聽不宜。乞別簡用。不聽。

三月。以馬自强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爲東閣大學士。

二人由張居正薦用。自强素忤居正。負伉直名。旣入閣。亦不能有爲。

秋七月。呂調陽罷。

帝大婚後。張居正乞歸葬。許之。賜帝賚忠良銀章。如楊士奇張孚敬例。得密封言事。敕調陽等有大事勿專決。馳驛之荊州。聽居正處分。調陽內慙。累疏乞休。及居正還。遂去。

詔選內監三千五百人。○冬十月。馬自强卒。○十二月。高拱卒。復其官。

拱練習政體。所建白多可行。初在吏部。遍識諸司賢否。倉卒舉用皆得人。又以時方棘邊事。請增置兵部侍郞。

由侍郎而總督而本兵中外迭居邊材自裕更取各邊地之人以備司屬如銓司分省故事皆報可世宗服金丹崩法司坐方士子弑父律拱言先帝壽考令終曾無暴遽今謂爲王金所害天下後世視先帝爲何如主穆宗深然之始與張居正善亟稱其才至是卒居正奏復其官贈太師謚文襄

戸部奏是歲天下戸口之數

戸一千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

七年春正月毀天下書院

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爲公廨

夏四月張居正上肅雝殿箴

帝漸備六宮多宣索太倉銀購珠寶居正言歲入則減於舊歲出則浮於前請量入爲出罷節浮費因進肅雝殿箴帝嘉納焉

秋八月減均徭加派

國初役法。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自嘉靖以來。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頗稱簡便。然諸役冗費。名罷實存。有司追徵如故。百姓苦之。至是詔減銀一百三十萬有奇。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帝耕耤田。○夏四月。迤東都督王兀堂寇邊。李成梁擊敗之。

兀堂怨邊將抑市價。犯靉陽及黃岡嶺。指揮王宗義戰死。復入永奠堡。成梁擊走之。追出塞。斬首八百餘級。至秋。復犯寬奠。副將姚大節又破之。兀堂由是不振。

六月。南畿大水。○秋七月。後軍都督府僉事俞大猷卒。

大猷負奇節。以古賢豪自期。其用兵先計後戰。不貪近功。所在有功。武平。崖州。饒平。皆爲立祠。謚武襄。

冬十月。汰冗官。○十一月。度民田。

初建昌知府許孚遠。始爲歸戶冊。以田從人。法簡而密。至是復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張居正頗以溢額爲功。

有司短縮步弓。以求田多。後遂按溢額增賦。

九年春三月。大閱。○夏四月。戎政尚書方逢時罷。

逢時才略明練。處置邊事。悉協機宜。五年。以宣大總督召理戎政。時議者爭言貢市利害。逢時疏言。北部輸誠效貢。莫敢渝約。歲時請求。隨宜與之。輒稽首歡笑。有掠人要賞者。告俺答罰治。即俛首聽命。而異議者或曰敵使充斥。日益耗費。或曰與寇益狎。隱憂叵測。均未覩事機之論也。今計三鎮歲費二十七萬。較之向時十纔二三。而民間耕穫之入。市賈之利。不與焉。方隆慶庚午以前。三軍暴骨。萬姓流離。邊臣首領不保。朝廷爲之旰食。七八年來。幸無此事矣。所不可知者。俺答老且死。數年之後。諸部無所統一。狡黠爭構。或行侵擾。在我亦惟罷貢市。固壁壘以待。仍禁邊將無輕舉。使曲常在彼。直常在我。因機處置。顧方略何如耳。封疆之事無常形。何必貢市非而戰守是哉。至是以老病乞休去。其功名與王崇古相亞。世稱方王。

土蠻犯遼陽。副總兵曹簠敗績。○京師旱。南畿饑。

張居正上言。淮鳳蘇松。連被災傷。徐宿間。至以樹皮充饑。或聚爲盜。昔元末之亂。亦起於此。當破格賑之。陛下

壬午

宜撙節宮中耗費。世宗朝。用最浩繁。內庫尚有餘積。今已增額。猶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供無窮之用。帝嘉納之。

五月。盡賣民間種馬。

國初馬皆官牧。後改牧於民。給草場以資芻牧。自豪右莊田占草場。馬戶漸多逃竄。穆宗從太僕少卿武金議。賣種馬之半。至是以互市饒馬。盡賣之。折徵草場地租銀。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迨帝末年。師役繁興。往往借支太僕銀。久之銀與馬兩竭。冏政大壞。

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

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為民累。有司那新抵舊。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朘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是時國最完富。太倉粟支十年。

速把亥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

泰寧部速把亥。與弟炒花子卜言兔。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夷堡。參將李平胡。射中速把亥墜馬。斬之。寇大奔。炒花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於塞外。敵少戢。成梁以功封寧遠伯。

夏四月。京師旱疫。○彗星見。○六月朔。日食。○加張居正太師。○以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余有丁爲文淵閣大學士。晟尋罷。

張居正臥病。自度不起。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故從授書。强居正薦之。命下僅五日。爲言者交章劾罷。

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

贈上柱國。謚文襄。居正當國。務尊主權。覈名實。神宗初政。起衰振惰。幾於富强。然持法嚴。勇於自任。諸不便者多怨之。及申時行爲首輔。務承帝指。又罷居正所行考成法。一切務爲簡易。由是上下恬熙。法紀漸不振。

秋八月。子常洛生。

癸未

恭妃王氏所生。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廕馮保弟姪爲都督僉事。內官爲工匠陳乞覃恩者。至五百七十餘人。

冬十二月。謫太監馮保爲奉御。安置南京。

帝初即位。保朝夕視起居。小有扞格。即以聞太后。太后訓帝嚴。詰責隨下。帝故積怒保。東宮舊閹張鯨。張誠。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御史江東之。先劾保黨徐爵以嘗帝。帝果下爵獄。論死。李植乃攻保。帝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鉅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夢龍。賂徐爵得官。工部尚書曾省吾吏部侍郎王篆。皆被論。得罪去。於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爲吏部尚書。

清在部。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

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

夏四月。張四維罷。○以許國爲東閣大學士。○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冬十一月朔。日食。○

甲申

十二月。慈寧宮災。

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至光宗嗣位。并泰子澄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復追論居正搆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冤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黃金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詔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誥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可立。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試。以

舜亦以命禹爲題。爲居正勸進。帝手疏示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尚書楊巍。請出此呂於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許國不勝憤。疏言。昔之事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

冬十月。余有丁卒。○十二月。以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爲東閣大學士。○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十三年。春二月。京師旱。大雩。

帝步禱南郊。詔中外理寃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年。

三月。以尚寶少卿徐貞明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

初貞明爲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利。如南人圩田之制。引水成田。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旣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荐之。會巡撫張國彥等。方開水利於薊永。有效。遂命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遍歷諸河。周覽水泉分合。將大行疏濬。而奄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秋七月。雷震郊壇。○八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遣官代。

十四年。春二月。冊鄭氏爲皇貴妃。

妃鄭氏有殊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爲東宮。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帝嘗下詔求直言。郎官劉

丁亥

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時行請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之於是言者蠭起章累千百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槩置不問門戶之禍大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

松茂諸番屢犯邊殺守將巡撫徐元泰遣總兵官李應祥進討應祥樹赤白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即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巢禽賊渠三十餘人俘馘千計又討建昌番及邛部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蜀中劇寇盡平應祥由是威名甚著

冬十一月祀南郊

十五年春三月詔撦力克襲封順義王

初俺答死子乞慶哈襲至是乞慶哈死子撦力克襲其妻三娘子即俺答所奪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諸部畏之自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垂二十年帝嘉其保塞功亦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秋七月江南水江北山西陝西河

戊子 己丑

南。山東。旱。

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戸部右侍郎孫丕揚上言。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朔。日食不見。○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瑞力矯偷惰。墨吏望風解印去。及卒。士大夫醵金爲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皇帝實錄。去郕戾王號。不果行。

時上下偷惰。詔勅多不奉行。景帝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時以日食免朝賀。嗣後每元旦。皆不視朝。

夏六月。賑南畿浙江饑。

南畿久旱。浙江大風。海溢。既
而亦旱。發帑金八十萬賑之。

十八年。春正月。召見申時行等於毓德宮。

大理評事雒于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直攻帝失。帝震怒。將加嚴譴。召見時行等分析之。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令于仁自引去。于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是日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閱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槪置之。若廷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冊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毋瀆擾

二月。罷日講。

帝每遇講期。多傳免。申時行請免講日。仍進講章。以備觀覽。自後講筵遂永罷。

三月。以宋纁爲吏部尚書。

纁前爲戸部五年。値四方多災。酌盈虛。籌緩急。上下賴之。石星代爲戸部。語纁曰。某郡有羨餘。可濟國用。纁曰。朝廷錢穀。寧積久不用。勿使搜括無餘。上知物力充羡。則侈心生矣。時中外陳奏。帝多不省。或直言指斥。亦不

罪。于愼行稱帝寛大。纔曰。言官極論得失。要使人主動心。縱罪及言官。上意猶有所儆省。槪置勿問。則如痿痺不可療矣。及移吏部。絶請託。奬廉抑貪。痛懲黠吏。於政府一無所關白。屢乞休不允。卒官。謚莊敬。

夏六月。青海酋火落赤犯邊。

自俺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欵於虜。虜騎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莊禿賴等。據水塘。卜失兎。火落赤等。據莽剌。揑工。兩川。而火落赤尤黠傑。數犯甘。凉。岷。洮。西寧間。副將李聯芳戰沒。未幾。復大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之。敗績。西陲大震。時撦力克勢衰。亦爲卜失兎等所誘。西行遠邊。帝惡之。詔停市賞。

秋七月朔。日食。○命兵部尚書鄭雒經略邊防。

雒前督宣大軍。撫順義王及忠順夫人有恩。故用之。雒以洮河之難。由縱虜入青海所致。乃馳詣甘肅。下令曰。北部入青海者拒之。於是擊破卜失兎軍。大布招番之令。歸附者日衆。乃進兵青海。逐火落赤諸部。而諭撦力克縛獻首叛。踰二年。撦力克以史二等來獻。命復其市賞。

十九年。春閏三月。彗星見。○夏四月朔。享太廟。

是後廟祀
皆遣代。

六月。王錫爵罷。

火落赤犯邊。議者爭請用兵。錫爵與申時行主款。
忤帝意。未幾。偕同列請建儲。不得。遂以母老乞歸。

秋。畿內蝗。○八月。申時行許國罷。

閣臣疏請建儲。首列時行名。時行聞帝怒。密疏言。臣方
在告。實不與知。給事中羅大紘。劾時行陽附廷臣請立
之議。陰爲自交宮掖之謀。歙人黃正賓者。以貲爲中書
舍人。思立奇節。自附清流。見大紘疏。亦抗章詆時行。帝
怒。斥大紘。正賓爲民。時行力求罷。國與家屏。又以建儲
請。帝責大臣不當與小臣比。遂罷時行。國獨留家屏。

以趙志皋。張位。爲東閣大學士。

申時行密薦志皋位。遂用之。吏部尚書陸光祖言。舊制。
閣臣必由廷推。若令一人密薦。恐開植黨之門。志皋位
因疏辭。
帝不允。

冬十一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罷。

十七年以後。土蠻結西部數入寇。將弁多戰沒。成梁又潛兵出塞襲虜。遇伏。死者千餘人。仍報功首。增爵廕。敵再入海州。成梁不敢擊。縱掠數日去。是年閏六月。成梁乘給事中侯先春閱邊。謀搗巢功。遣副將李寧。襲破板升。還師遇敵。死者又數千。爲巡按御史胡克儉所劾。及先春還朝。尤力詆之。遂罷成梁官。以寧遠伯奉朝請。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起壬辰明神宗萬歷二十年盡壬子明神宗萬歷四十年凡二十一年

二十年春二月哱拜據寧夏反遣總兵官李如松會總督魏學曾討平之

哱拜西部人嘉靖中來降屢立戰功官副總兵拜老子承恩襲性狠戾巡撫黨馨屢裁抑之拜遂嗾軍士劉東暘許朝等殺馨陷河西四十七堡誘套虜入犯花馬池全陝震動學曾檄諸將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未幾四十七堡皆復惟寧夏尚爲賊據帝從廷議以李成梁子如松提督陝西軍務會學曾及甘肅巡撫葉夢熊討之屢攻城不下及秋賊復勾套虜分道入寇牽制官軍學曾檄延綏兵乘虛出擣巢虜始退遂議決河灌城而先遣人誘東暘朝令殺哱拜父子自贖監軍御史梅國楨督戰甚急劾學曾玩寇逮下獄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其黨內携互相殺冬十月承恩開門降拜闔室焚死夢熊盡誅拜黨俘承恩至京師誅之學曾逮未逾月賊遂平詔復其官

三月。王家屏罷。

給事中李獻可。以疏請豫教元子謫外。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怒。遣內侍至其邸責之。於是力求去。詔馳傳歸。

夏四月。總督河道尚書潘季馴罷。

季馴四任治河。前後二十七年。習知地形水勢。以借水衝沙。築堤束水。為河漕兼利之策。下至木石樁埽。綜理纖悉。以勞疾累疏乞休。不允。至是泗州大水。與撫按議濬治。不合。得請歸。後三年卒。

五月。倭陷朝鮮。

僞倭王平秀吉者。起八奴。篡立。雄踞三十六州。窺朝鮮弛備。分遣行長清正等。率舟師。從對馬島至釜山。破朝鮮。入王京。朝鮮八道幾沒。國王李昖。倉皇出走。渡鴨綠江。求內屬。請援之使。絡繹於道。詔以宋應昌經略備倭軍務。李如松為總兵官。救之。兵部尚書石星。奏遣辨士沈惟敬詣軍前。請金行間。明年。如松以連勝輕敵。猝遇倭於碧蹄館。官軍喪失甚多。如松氣大索。應昌亦急欲休息。乃令惟敬至倭營議封貢。會倭糧盡。棄王京。走據釜山。惟敬同倭使來請款。石星力主之。召應昌如松班師。二十四年。遣使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倭已受冊而

怒朝鮮報謝無禮。留兵釜山如故。帝怒。逮星下獄論死。更命邢玠總督薊遼軍務。麻貴爲總兵官。楊鎬以僉都御史經略朝鮮。玠知行長與清正有郤。遂督諸路軍。專趨蔚山攻清正。倭結三柵以自固。遊擊陳寅連破二柵。而鎬故與李如梅善。欲待其至分功。遽鳴金收軍。明日攻之不能下。倭救兵猝至。鎬大懼先走。諸軍繼之。前後死者二萬人。事聞。

帝命罷鎬聽勘。

二十一年春正月召王錫爵復入閣。

錫爵至。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且並封爲王。錫爵懼失上指。立奉詔擬旨進。又外慮公論。因言漢明帝馬后。唐明皇王后。宋眞宗劉后。皆養諸妃子爲子。請令皇后撫育元子。而生母不必崇位號。以上歷皇貴妃。亦擬旨進。帝竟下前諭。令有司具儀。於是舉朝大譁。禮部尚書羅萬化。給事中史孟麟等。詣錫爵力爭。廷臣諫者章日數上。錫爵偕趙志皐張位。請追還前詔。不從。已而諫者益衆。岳元聲顧允成等十餘人。遮錫爵於朝。面爭之。錫爵請下廷議。不許。請面對。亦不報。因自劾求罷。帝亦迫公議。追寢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

秋七月。吏部尚書孫鑨罷。

先是大計京官。鑨與考功郎中趙南星。力杜請謁。盡黜執政私人。於是衆多憾之。給事中劉道隆。劾南星專權植黨。貶南星三秩。鑨亦奪俸。遂連疏乞休去。

八月。彗星見紫微。

二十二年春二月。皇長子常洛出閣講學。

時已十四歲。出閣用東宮儀。中外欣慰。

河南饑。○吏部郎中顧憲成削籍。

先是羣臣爭國本。惟王家屏與言者意合。申時行王錫爵皆宛轉調護。亦頗以言者爲多事。憲成主文選。凡所推舉。多與政府牴牾。至是會推閣臣。憲成舉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憲成旣廢。名益高。里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時講道處。憲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等。講學其中。海內聞風景附。往往諷議時政。裁量人物。朝士慕之。亦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其後孫丕揚。鄒元標。趙南星輩。相繼講學。自負氣節。與政府相抗。是爲

東林黨議之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以陳于陛沈一貫爲東閣大學士。

○王錫爵罷。

錫爵常請罷江南織造。停江西陶器。減雲南貢金。力爭不宜用廷杖。爲世所稱。特以阿並封旨。被物議。旣而趙南星斥。趙用賢放歸。論救者咸被譴責。衆指錫爵爲之。因連章自明。乞罷歸。

秋八月。以孫丕揚爲吏部尚書。

丕揚清正不撓。百僚無敢干以私者。獨患中官請謁。乃創爲掣籤法。大選急選。悉聽選人自掣。請寄無所容。然銓政自是一變。

冬十月。炒花犯遼東。總兵官董一元擊敗之。

初速把亥爲官軍所殺。其弟炒花子把兎兒。盃結土蠻東西相倚。數侵邊。一元遣部將孫守廉馳右屯禦西部。而自將大軍。匿振武外。爲空營以待。敵騎深入。官軍奮擊破之。逐北七十餘里。把兎兒中矢走。西部亦解去。一

乙未

元復以歲晏。敵不設備。率健卒踏氷渡河。疾馳四百里。抵虜巢。斬二百餘級。獲牛馬甲仗無算。把兔兒旋死。諸部悉遠遁。

二十三年。春正月。詔宗室得就試。

鄭世子載堉。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視才器使。從之。許奉國中尉以下入試。輔國中尉以上。爵尊不得與。其後禮臣李廷機言。封爵科目。原自兩途。彼既願從科目入仕。應照士子出身資格銓除。何拘原爵。亦從之。惟不得除京朝官。

夏五月。京師地震。〇秋九月。青海酋永邵卜犯甘肅。叅將達雲擊敗之。

永邵卜屢爲邊患。重九日。度諸將必燕飲。擁勁騎直入南川。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朶爾峽外。潛扼其背。而已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爲西陲戰功第一。

復建文年號。

初司業王祖嫡以建文不宜革除上請沈鯉官禮部力贊之帝不從至是禮科給事中楊天民復以爲言詔附建文事蹟於太祖實錄之末復年號未幾南京太常寺卿沈子木疏言建文帝御宇五年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於誼未忍請祔食懿文太子之側章下部議不果行

淮水溢浸泗州祖陵○冬十月湖廣饑

二十四年春三月乾清坤寧兩宮災○夏福建饑○秋七月仁聖皇太后陳氏崩○遣中官開礦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不可至是承寧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計臣束手前衛千戸仲春請開礦助工帝允之自是獻礦峒者踵至每遣中使偕原奏人往首畿輔蔓延遍天下其後各省增設稅使如天津店租廣州珠監兩淮餘鹽浙江福建廣東市舶成都茶鹽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荆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等都邑關津中使碁布所至納奸民爲爪牙搜括及甕盎奴告主者畀以什之三中人之家大半皆破甚者招集亡命肆刼奪擅殺人有司稍忤意輙劾其阻撓逮治中外諸臣諫疏

前後累數百上帝俱不聽。由是民不聊生變亂蠭起。

閏八月朔日食○九月葬孝安皇后○河決單縣。

時徐泗淮揚間無歲不苦水患總河楊一魁議分殺黃流以縱淮別疏海口以導黃於是役夫二十萬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磵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於是泗陵水患平而淮揚得無恙然一魁專力桃清淮泗間而上流單縣黃堌口之決如故後以黃堌不塞致衝祖陵斥一魁爲民。

冬十二月陳于陛卒。

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嘗請建東宮及時豫敎與早朝勤政皆不報以災異乞罷亦不許于陛積憂成疾卒贈少保謚文憲。

二十五年夏六月三殿災。

時帝銳意聚財多假殿工爲名言者謂天以民困之故災三殿以示儆奈何復因天災以困民帝不納屢徵木

於川廣。令輸京師。費數百萬。率被中官冒沒。終帝
世。三殿實未嘗復建也。至熹宗朝。魏忠賢始成之。

秋七月。赦。○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

初應龍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間出剽州縣
詔逮繫。匿不出。所部何恩等。詣有司告變。四川巡撫王
繼光發兵討之。覆於白石。應龍上書自明。乃命南京兵
部侍郎邢玠爲總督。往勘。値東西用兵。不能窮治。因招
撫之。應龍請執罪人。獻金贖罪。遂縛獻黃元等。論輸四
萬金。羈其次子可棟於重慶。追贖。可棟尋死。應龍益恨。
遂糾諸苗反。殘餘慶。掠大阡。都壩。及興隆。都勻。諸衞。進
圍黃平。殺官吏。後復大掠洪頭。高平。諸屯寨及湖廣。命
李化龍總督川湖貴州軍務討之。賊乘官軍未至。
率衆陷綦江。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楚黔道梗。

八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黎惟潭爲安南都統使。

初莫登庸請封。制下而登庸已死。遂使其孫福海襲。已
而福海不能輯衆。爲黎寧所逐。寧死。再傳至惟潭。攻殺
福海孫茂洽。復據安南。欵關求貢。總督陳大科上言。莫
之簒黎。其事逆。黎之復仇。其名正。宜許其來歸。詔以惟
潭爲都統使。自是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惟據
高平一郡。宗黨多竄處海隅。時出侵軼。爲邊患。

二十六年夏四月土蠻犯遼東總兵官李如松出塞遇伏死○京師旱○六月張位罷

以薦楊鎬故也

秋八月京師地震○冬十一月倭遁去官軍分道追擊敗之朝鮮平

初官軍分道擊倭不利會平秀吉死羣倭俱有歸志其渠帥清正發舟先走總兵官麻貴遂入島山西浦劉綎攻奪曳橋砦都督陳璘敗其援兵倭始揚帆盡去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國與朝鮮迄無勝算至秀吉死禍始息

以劉東星爲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初潘季馴議開黃河上流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出徐州小浮橋即元賈魯所浚故道也朝廷以費鉅不果東星即其地開濬起曲里鋪至三仙臺抵小浮橋又濬漕渠自徐邳至宿遷凡五閱月工竣明年濬邵伯界首

己亥　　庚子

二湖。又明年。開泇河。南通淮海。引漕甚便。

官軍襲火落赤於松山。走之。復其地。

撦力克已東歸。而套虜火落赤卜失兔等。頻年抄掠如故。據三大巢。曰河套。曰海西。曰松山。聲息交倚。總督三邊李汶。內聯四鎮。外招番人。襲破寇衆於松山。復其地。築邊垣四百里。

二十七年。夏旱。○閏四月。遣中官覈天下積儲。

以諸皇子婚。詔取太倉銀二千四百萬兩。戶部告匱。乃命中官嚴覈各省積儲。由是外帑日耗。

秋八月。陝西山崩。

狄道縣有山長二百餘丈。聲如雷者十數夜。遂陷為池。山南平地湧山五。高者二十餘丈。

冬十月。加四川湖廣田賦。

以播州用兵故。

二十八年。春二月。京師地震。○夏六月。川湖總督李化龍

帥師平播州。

化龍集三省兵。分八路進。賊奔據海龍囤。總兵官劉綎先入婁山關。直抵囤下。諸軍繼至。築長圍迭攻。時久雨。將士馳泥淖中苦戰。大破之。應龍自縊死。七子皆就擒。詔磔應龍屍。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

冬十月。兩畿盜起。

頻年災旱。又苦礦稅。民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與其黨孟化鯨等。招集亡命於徐州。自稱宋後。署爲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事覺。伏誅。鳳陽巡撫李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崇聚財賄。而使小民無朝夕之安。又言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陛下卽黃金盈箱。明珠塡屋。誰爲守之。不報。

二十九年。夏五月。罷山西巡撫魏允貞。

中官張忠。孫朝。先後領山西礦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疏暴其罪。帝入朝譖。將加譴責。山西軍民數千。詣闕爲允貞訟寃。言官亦連章論救。帝兩置不問。允貞乃乞歸。未幾卒。晉人立祠祀之。

旱。
畿輔。山東。河南。赤地數千里。
六月。法司請熱審。不報。
嗣後數年。每請皆不報。獄囚久繫。多死。
秋八月。復以李成梁鎮遼東。
總兵馬林獲罪。沈一貫言成梁雖老。尚堪將兵。乃命再鎮遼東。年已七十六矣。時土蠻長昂及把兎已死。寇掠漸稀。而開原。廣寧。復設馬木二市。諸部馳市賞利。爭就欵。以故成梁再鎮八年。遼左少事。
九月。趙志皐卒。
志皐柔弱。頗爲朝士所輕。日本封貢。志皐與石星相應和。星敗。劾星者必及志皐。志皐乞休疏八十餘上。俱不許。在告四年卒。
以沈鯉。朱賡爲東閣大學士。○冬十月。立子常洛爲皇太

壬寅

子。

沈一貫請立東宮。帝已允行。尋復諭改期。一貫封還諭旨。力爭。乃立常洛爲皇太子。同日封子常洵福王。常浩瑞王。常潤惠王。常瀛桂王。

三十年春二月。帝有疾。召沈一貫具詔除弊政。翼日疾瘳。寢前詔。

帝忽有疾。召見一貫。諭以罷礦稅。及江南織造。江西陶器。撤還所遣中官。釋繫囚。召用建言諸臣。一貫方擬旨進。翼日帝瘳。悔之。連遣中使十餘輩。追還前諭。一貫惶遽繳入。時司禮太監田義力爭。帝怒。欲手刃之。義言愈力。而中使已持前諭至。後義見一貫。唾曰。相公稍持之。礦稅撤矣。何怯也。自是言者皆不聽。礦稅之害。遂終帝世。

閏月。河州黃河竭。○秋七月。緬犯騰越。

初雲南稅監楊榮。開採阿瓦猛密諸寶井。云歲可得數十萬。既而所進不得什一。又開採麗江土司地。勢益橫。

與漢居民。相率燔稅廠。殺委官。至是緬人以稅使貪暴爲辭。攻陷蠻莫。宣撫使思正奔騰越。緬賊追及之。有司殺思正以謝。賊始解。

三十一年。春正月。營兩宮。○詔戶兵二部覈軍實。

時內府所供寖多。戶部困不能支。九邊額軍八十六萬有奇。將弁率以空名支餉。且多尅減。邊兵屢譁。帝急命戶兵二部鉤考軍實。卒不能振刷也。

夏四月朔。日食。

是日當享太廟。禮部侍郎郭正域言。禮當祭而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救日。詰朝享廟。從之。

五月。京師地震。○六月。黜楚中尉華趆爲庶人。

初楚恭王薨。遺腹宮人胡氏。孿生子華奎。華壁。或曰。內官郭綸。取他人子養之宮中。莫能明也。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楚宗人華趆等。訐異姓子不當亂宗。沈一貫屬通政使格其疏不上。月餘。華奎劾華趆疏至。乃上之。帝從郭正域沈鯉議。令撫按行勘。撫按皆言無左驗。中旨以楚王襲封已二十餘年。坐華趆等誣

奏。降庶人。錮之鳳陽。明年。華奎獻萬金助工。經漢陽。宗人疑其輸賄。遮奪之。巡撫趙可懷。屬有司捕治。宗人持兵突入撫署。擊殺可懷。於是逮捕諸宗人。置重典者六人。禁錮閑住者四十五人。

秋七月。京師大雨雹。○八月。禮部侍郎郭正域罷。

正域發華奎行賄事。辭連沈一貫。華奎言。正域楚人。與臣素有仇。於是給事中楊應文。御史錢夢皐等。交章劾正域陷親藩。正域乞休去。

冬十一月。獲妖書。

先是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持進。帝。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二十六年秋。或撰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刊刻。實藉此爲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譴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略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爲內閣者。以賡更同音也。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勑有司大

索奸人。沈一貫以楚宗事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皋。直指爲正域鯉所造。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捕僕隸乳媼十餘人。御史康丕揚先後捕正域所善醫人沈令譽僧達觀等雜治之。竟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脇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夢皋丕揚令引正域。不從。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帝意本不欲株連。法司乃歸獄生光。磔之。正域始得歸。

三十二年夏四月朔日食○五月雷火焚長陵明樓○六月。太白晝見。

沈一貫等以災異疊見。疏請罷礦稅。出繫囚。補缺員。發臣下章奏。帝答以修省實政。俟次第舉行。一貫等又言俟之爲言。有何底極。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恐有不能俟者。帝不省。

秋七月。大雨水。

三十三年夏五月雷震郊壇○鳳陽大風雨毀陵廟○左

都御史温純罷。

時大計京朝官。純與吏部侍郎楊時喬主之。沈一貫所欲庇者。鍾兆斗錢夢皐等。皆在謫中。疏入。降旨切責盡留被察科道官。純力求去。夢皐等誣純納賄。給事中陳嘉訓。極論夢皐兆斗朋比爲奸。請聽純歸以全大臣之體。帝予純致仕。夢皐兆斗亦罷歸。

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濬朱旺口。

前年。河決豐縣單縣決口亦潰。魚臺濟寧間。平地成湖河臣李化龍上言。自泇河既成。起直河至夏鎮。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間河不能爲運河害。獨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魚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綫堤防宜急。會化龍以憂去。命工部侍郎曹時聘代之。時聘乃大濬朱旺口。凡役夫五十萬。六閱月工竣。自朱旺達小浮橋。延袤百七十里。渠廣堤厚。河歸故道焉。

三十四年夏六月畿內蝗。○秋七月沈一貫沈鯉罷。

給事中陳嘉訓。御史孫居相。交章訴一貫奸貪。一貫求去。許之。嘉訓居相亦貶秩。一貫素有清望。惟楚宗妖書

丁未

京察三事。與時論異。故人多詆之。鯉嘗侍帝東宮。受知甚深。及官禮部。中官貴戚。違例干請。多引典禮裁抑。及居政府。守正不阿。以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至是一貫去。帝嫌鯉方鯁。並令致仕。

冬。十二月。棄六堡。

初六堡既築。生聚日繁。至六萬四千餘戶。至是李成梁以地孤懸難守。與總督蹇達。巡撫趙揖。建議棄之。盡徙居民於內地。不從則以大軍驅廹之。死者狼籍。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熊廷弼亦以爲言。帝卒用成梁議。自是遼左藩籬盡撤。

三十五年春二月。以于愼行。李廷機。葉向高。爲東閣大學士。○秋八月。彗星見。○冬。十一月。于愼行卒。

愼行明習典制。爲禮部尚書。諸大禮多所裁定。以請建儲忤帝意。家居十餘年。召掌詹事。不至。入閣命下。再疏辭不允。至京十有三日而卒。中外惜之。

蠻陷武定。

鳳氏世爲武定土知府。嘉靖中。土舍鳳朝文叛。伏誅。乃改流官。授鳳歷爲土經歷。又以謀作亂死。土職盡絶。至是鳳阿克陰結會川諸蠻。攻陷武定。連破旁近州縣。自立爲知府。巡撫陳用賓總兵沐叡。以失事下獄論死。明年九月。

賊始平。

戊申

三十六年春二月。京師地震。○飭邊備。

是時蒙古喀爾喀諸部。悉歸我

大淸。薊遼總督蹇達。疏陳東方隱憂。宜早爲備。廷臣請亟罷礦稅以安人心。不省。第命守臣嚴備邊。

夏六月。李成梁罷。○冬十一月。朱賡卒。○十二月。朶顏寇薊州。京師戒嚴。

朶顏長昂之子賴暈歹。與其從父蟒金。潛入薊鎭。大掠河流口。叅將馬棟等不能禦。時援師所過。居民望見火光。驚爲敵至。逃入京師者日數萬。九門盡閉。兵部尚書李化龍。請以三十萬金補薊鎭缺餉。並修守備之具。而度支告匱。戸部請暫借內庫礦稅銀。限以歲月補還。帝難之。命發太僕寺馬價十萬。戸部銀十萬。畀之。軍情稍

定。敵以有備引去。

三十七年春二月。拱兔陷大勝堡。

先是朶顏結黃台吉。謀犯喜峰口。總兵官杜松。受總督王象乾指。潛擣黃台吉帳。以牽薊寇。乃從中左所。夜馳拱兔營。掩殺百餘人。以大捷聞。兵備副使馬拯。謂彼無故被勦。必復仇。事且叵測。至是果以五千人攻大勝堡。執守將耿尚仁。支解之。殺掠幾盡。復深入小凌河二十里。官軍禦之。大敗。部議釁由杜松。令戴罪自効。松恚甚。盡焚鎧仗。置兵事不問。乃勒還籍。

葉向高請發言官章疏。不報。

時言路互相詆訐。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二人者。復相角不已。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大臣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不報。諸臣既無所見曲直。益樹黨相攻。

三十八年。夏四月。正陽門災。

時京師久旱。正陽門樓火。給事中周曰庠疏言。正陽城樓。與正殿相對。義取當陽。自萬歷二十年來。大小臣工。

辛亥

莫見聖容。朝夕左右。不過宦官。精明强毅之心。日蝕月消。而人材邪正。政事得失。都置膜外。昔年宮殿災。業已示譴。迄今十餘年。玩愒如初。所謂恭己正南面者。杳無時日。則何取於正陽之名爲哉。願稍振刷。勤庶政。親百官。疏入。

不報。

冬十一月朔。日食。

禮部右侍郎翁正春言。前兩歲食四月朔。純陽之月也。今食十一月朔。陽生之月也。豈非陽德有虧。是以上天譴告如此。日之食與更。在一時。而皇上之寢與行。祇在一念。誠翻然轉移。太平盛業將綿萬載。疏入不報。

三十九年春二月。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罷。

三才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屢加至戶部尚書。然頗通賂遺結納遍海內。輔臣缺。建議者請參用外僚。意在三才。由是忌者日衆。工部郎中邵輔忠。劾其貪僞險橫。御史徐兆魁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等。十餘人繼之。胡忻曹于汴等交章論救。朝端聚訟。數月未已。顧憲成方講學東林。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盛稱三才廉直。議者益譁。三才力請罷去。未幾。兆魁劾東林黨人。陰持計典。自是諸講學者多不理於口。

夏六月。大水。

南北兩畿及湖廣皆大水。諸大吏請罷榷稅。以甦民命。不省。

秋八月。吏部侍郎王圖罷。

是年京察。御史金明時。以不職懼斥。倡言要挾諸當事者。主事秦聚奎佐之。俱爲孫丕揚劾罷。其黨大譁。又祭酒湯賓尹。諭德顧天埈。召號朋徒。干預時政。謂之宣崑黨。以賓尹宣城人。天埈崑山人也。圖時兼掌翰林院。而祭酒例由掌院注考。賓尹屬王紹徽爲之請。圖峻拒之。祇二人職。紹徽及喬應甲皆外轉。由是諸失意者。力攻圖。圖遂引去。時臺諫之勢。積重不返。有齊楚浙三黨之名。齊則亓詩教。周永春。韓浚。張延登。爲首。而燕人趙興邦輩附之。楚則官應震。吳亮嗣。田生金。爲首。而蜀人田一甲。徐紹吉輩附之。浙則姚宗文。劉廷元。爲首。而商周祚。毛一鷺。過庭訓輩附之。與賓尹輩。並以攻東林。排異己爲事。

九月。戶部尚書趙世卿上疏去位。

世卿饒心計。在戶部酌劑贏縮。軍國賴焉。公主下嫁。福王出邸。凡額外宣索。世卿俱力爭。楚王與宗人相訐。世

壬子

卿嘗官楚府長史。言王非僞。與沈一貫合。遂爲廷臣所惡。論劾相繼。世卿上疏乞罷。出城候命。踰年不報。乃乘柴車去。未幾。吏部尚書孫丕揚。亦拜疏歸。

四十年。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以刑部尚書趙煥兼吏部尚書。

時曹署多空。六卿惟煥一人。又兼署兵部。至是改署吏部。兵部尚書李化龍卒。召王象乾未至。亦不除。侍郎。戶工禮三部。止各一侍郎。都察院自溫純罷去。八年無正官。六科止數人。十三道皆以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十餘年不得代。督撫監司。亦屢闕不補。郡守缺什之五六。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給牒。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煥累疏乞除補。始除侍郎四人。旣而考察命下。補科道六十餘人。時稱盛事云。煥素有清望。於朝臣無所左右。顧雅不善東林諸黨人及附東林者。咸起攻之。明年秋。罷歸。

九月。李廷機罷。

廷機性廉潔。然頗刻深。初入閣。廷臣爭論之。累疏乞休。不允。出居僧寺。不視事。言者猶攻之不已。至是疏已百

二十餘上。不得命。竟歸。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六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七

起癸丑明神宗萬歷四十一年盡庚申明光宗泰昌元年凡八年

四十一年。春三月。加淮揚田賦。

時江上有倭警。需餉急。鳳陽廵撫陳薦。請加派銀十五萬兩有奇。從之。

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

三十五年。順義王撦力克死。孫卜失兔應嗣。求婚於忠順夫人。忠順拒之。其所部素囊台吉。五路台吉。各不相下。封號久未定。至是卜失兔始婚於忠順。東西諸部長。皆具狀爲請封。忠順夫人旋卒。詔封卜失兔爲順義王。然勢益衰。不復能力制諸部矣。

秋。大水。

兩畿。河南。山東。湖廣。江西。廣西。俱大水。

八月。以方從哲。吳道南爲東閣大學士。

甲寅

自朱賡卒。李廷機以人言杜門久。葉向高遂獨相。向高臥病。每即家擬旨。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至是始命二人入閣。時道南
在籍。踰年乃至。

四十二年春二月。以鄭繼之爲吏部尚書。

趙煥罷。以繼之代。繼之。楚人。年八十餘。耄而憒。一聽楚黨意指。凡與黨人異趣者。貶斥殆盡。大僚則中以拾遺。善類爲
空云。

慈聖皇太后李氏崩。

后性嚴明。萬歷初政。后保護之力居多。姜應麟以疏請建儲被謫。太后因帝入侍。問故。帝奏對失旨。太后怒。帝惶恐伏地。儲位由是
定。至是崩。謚孝定。

三月。福王常洵之國。

初廷臣請王之藩者。數十百奏。不報。會錦衣百戶王曰乾。訐奏貴妃內侍姜麗山等。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欲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速令福王之國。以息羣喙。帝納之。尋又諭改期。向高封還手敕。力諫。帝不

得已。始令就藩。歷年稅使礦使所進珍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四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中州舊食河東鹽。以改食淮鹽。河東引遏不行。邊餉由此大絀。

釋楚宗幽禁諸人。

楚宗之獄。廷臣互有左右。歷數年。卒不能白。至是禮部侍郎孫愼行。力言楚宗殺趙可懷。不得爲叛。乃稱太后遺詔釋之。

夏六月。葬孝定皇后於昭陵。○秋八月。葉向高罷。

向高以宿望居相位。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之。而其言多格不用。所救正。十二三而已。嘗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灾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在廟堂之上也。帝不能用。向高累疏求去。帝輒優旨慰留。向高復言。陛下欲用臣。則當行臣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留何益。又言。今中外離心。輦轂肘

乙卯

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羣臣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俱不省。至是乞休疏四十餘上。詞極哀。始允其去。

四十三年。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畿內山東旱。○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伏誅。

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擊傷守門監。入前殿。被執。太子以聞。命法司按問。御史劉廷元。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先後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以積柴爲人所燒。氣憤發狂。詣京師訴冤。法司遂以瘋顛具獄。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弟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朝驚駭。刑部主事王之寀。至獄中。脅令吐實。詞連內監劉成龐保。皆貴妃近侍也。於是廷臣交章上請。言禍生肘腋。急宜剪除。並寢不報。越數日。刑部集諸司會鞫。與之寀所奏無異詞。廷臣請鞫治成保等。窮究主使。給事中何士晉。直攻國泰。且侵貴妃。初奸人王日乾上變。言巫蠱事。辭已連成。至是復涉成。帝心動。諭貴妃善爲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帝速具獄。毋株連。帝乃御慈寧宮。召方從哲吳道南暨文武大

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又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具言瘋顛之人。宜速決。并責諸臣妄言。諸臣叩頭出。遂磔差于市。掠死成保禁中。帝不見羣臣。二十有五年矣。至是特一出以釋羣疑。且謂劑貴妃太子。念其事似有迹。故不遽罪言者。未幾。給事中徐紹吉。御史韓浚。劾之宷妄生事端。遂削之宷籍。調士晉外任。

冬十月。京師地震。

四十四年。春。兩畿山東河南大饑。

是歲陝西。山西。旱蝗。江西。廣東。湖廣。大水。

三月朔日食。○夏六月。天鼓鳴。

兵科給事中熊明遇疏言。入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清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遼東兵端吐火。即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未有稠於今日者。且山東大祲。人相食。黃河水稽天。兼以太白經天。輔星湛沒。熒惑襲月。金水迭行。或日光無芒。日月同暈。爲恒風。爲枯旱。天譴愈深。而陛下所行。皆誣天拂經

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生痛哭之時也。敢以八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可憂一。餉臣乏餉。邊臣開邊。可憂二。套部圖王。插部覬賞。可憂三。黃河泛濫。運河膠淤。可憂四。齊苦荒天。楚苦索地。可憂五。鼎鉉不備。棟梁常撓。可憂六。羣譁盈衢。訛言載道。可憂七。吳民喜亂。冠履倒置。可憂八。八憂未已。五漸繼之。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人。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奸藪。武庫之器。漸至銷亡。商旅之途。漸至梗塞。五漸未已。三無繼之。匹夫可熒惑天子。小校可濫邀綍綸。是朝廷無紀綱。滇黔之守令皆窮途。揚粤之監司多規避。是遠方無吏治。譏構之口。甚於戈戟。傾危之禍。慘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心。天下事可不寒心哉。

套虜犯延綏。總兵官杜文煥破降之。

時套虜號十萬。然其衆分四十二枝。多者二三千。少不及千騎。惟卜失兔之子吉能。士馬雄諸部。前年秋。求封王爵。邊臣格不以聞。遂糾諸部入寇。文煥屢擊敗之。乃相繼納款。

秋八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輟講。已十有二年。羣臣諫疏。凡數百上。及是始命舉行。然一講而輟。後不復舉矣。

九月。兵部請治兵。不報。

前以孝定太后喪停操三年。至是兵部上言。大禮久竣。當新戎壘以應秋氣。不省。

四十五年。夏旱。

自去冬無雪。入春不雨。至是大旱。時災歎遍天下。有司請賑。率寢不報。盜賊四起。帝但勑羣臣修省而已。

秋七月朔。日食。○吳道南罷。

道南遇事有操執。通達政體。頗負時望。前年典會試。舉子有以代倩獲第者。湯賓尹㗖其黨交章論之。給事中劉文炳。御史張至發。攻尤力。肆口詆諆。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劾閣臣。職也。二百年來。有糾閣臣之言官。無詈閣臣之言官。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爲謫文炳於外。言官疏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至二十七上。帝猶慰留。會母喪乃歸。居二年卒。

四十六年。夏四月。京城濠水赤。○我

大清兵克撫順。

守將王命印死之，李永芳降。總兵官張承廕率師來援。分軍為三，據險自固。尋師潰，承廕戰死，將士死者萬人。諸堡皆陷。時插漢及西部皆擁衆入邊，乘機邀賞，羽書日數十至。中外戒嚴，帝初頗憂懼，章奏時下，不數月，泄泄如故矣。

日中有黑子。○閏月，起楊鎬經略遼東。

初鎬巡撫遼東，嘗乘虛襲殺泰寧部，致寇屢入犯，為言者劾罷。至是以遼警，廷議謂鎬熟諳邊事，起兵部尚書，往經略。

六月，趙煥復為吏部尚書。

鄭繼之罷去，給事中亓詩教以煥為鄉人，老而易制，力引煥代繼之。年七十有七矣。比至，一聽詩教指揮，由是素望益損。

京師地震。○秋七月，我

大清兵克清河堡。

己未

守將鄒儲賢。張旆。戰死。清河在四山之中。東距寬奠。南距靉陽。北距瀋陽。清河既失。全遼震動。而諸路兵尚未出關。帝賜楊鎬尚方劍。得斬總兵以下官。鎬乃斬清河逃將陳大道。高炫。徇軍中。至冬。四方援兵始集。

加天下田賦。

帝以遼左軍餉不敷。除貴州地磽。兼有苗變。不加外。餘省照萬歷六年會計錄。派定七百餘萬頃。每畝加三釐五毫。共加銀二百萬有奇。次年。復加賦額至八百萬。時遼餉五百餘萬。軍心賴以粗安。而天下蕭然。民生困弊矣。

茂陵災。○冬十月。彗星見。

見氐分。後十數日。犯太微。又三日。逼紫微垣。凡三十四日乃滅。

四十七年春正月。蚩尤旗見。長竟天。○三月。楊鎬帥師出塞。敗績。

帝以四方援遼兵大集。恐師老財匱。下廷議。方從哲與兵部尚書黃嘉善。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等。發紅旗。日趣

鎬進兵。鎬乃於二月中出塞。分兵四道。令總兵官馬林。出開原。攻北。杜松出撫順。攻西。李如栢從鴉鶻關出趣清河。攻南。東南則以劉綎出寬奠。由涼馬佃搗後。而以朝鮮兵助之。號四十七萬。期三月二日。會二道關並進。天大雪。兵不前。師期洩。松欲立首功。先渡渾河。進至二道關。遇伏。戰歿。全軍盡覆。林率開原兵。出三岔口。聞松敗。結營自固。我

大清兵乘高奮擊。林大敗。遁去。鎬聞。急檄止如栢綎兩軍。如栢遂不進。綎已深入三百里。至深河。

大清兵擊之。不動。已乃張松旗幟。被其衣甲以紿綎。既入營。營中大亂。綎力戰死。惟如栢軍獲全。文武將吏。前後死者。三百一十餘人。喪軍士四萬八千五百餘人。亡失馬駝甲仗無筭。敗書聞。京師大震。言官交章劾鎬。逮下詔獄。論死。

夏四月。遣給事中姚宗文閱遼兵。○六月。命熊廷弼經略遼東。

楊鎬既喪師。廷議以廷弼嘗按遼。熟邊事。命代鎬經略。未出京。開原失。廷弼上言。遼左京師肩背。河東遼鎮腹心。開原又河東根本。欲保遼東。則開原必不可棄。敵未破開原時。北關朝鮮。猶足爲腹背患。今已破開原。北關

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鮮不敢不從。既無腹背憂。必合東西之勢以交攻。然則遼瀋何可守也。乞速遣將。備芻糧。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緩臣期。毋中格以阻臣氣。毋旁撓以掣臣肘。毋獨遺臣以艱危。以致悞臣悞遼兼悞國也。疏入。報允。甫出關。鐵嶺復失。瀋陽及諸城堡軍民。一時盡竄。遼陽洶洶。廷弼兼程進。督軍士。造戰車。治火器。濬濠繕城。爲守禦計。法嚴令行。數月。守備大固。

秋八月。廷臣伏文華門請帝視朝發章奏。不報。

時邊警日至。方從哲請帝出御文華殿。召見羣臣。面商戰守方畧。吏部尚書趙煥。率廷臣詣文華門。固請帝臨朝議政。抵暮。遣中官諭之退。煥等復上疏。且作危語曰。他日薊門蹂躪。敵人叩閽。陛下能高枕深宮。稱疾却之乎。帝深嗛焉。

帙

四十八年春正月。朝鮮乞援。

是時我
大清兵既破北關。降蒙古宰賽等。進攻朝鮮。國王李琿。上疏乞援。帝降勑慰之。

夏四月，皇后王氏崩。○秋七月，帝崩。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秋八月，太子常洛即位。○罷天下

礦稅及監稅中官，起用建言得罪諸臣。○以史繼偕、沈㴶

爲東閣大學士。

神宗末，廷推閣臣，給事中亓詩教等，以㴶及繼偕名上，

疏未發，至是帝召用之。明年六月，㴶至。十月，繼偕至。㴶

官翰林時，嘗授內侍書，劉朝、魏進忠，皆其弟子。旣入閣，

密結二人，奏言遼左用兵，臣嘗募材官勇士二百餘，請

隸錦衣衛訓

練。詔從所請。

帝有疾。

初，鄭貴妃侍神宗疾，留居乾清宮。及帝嗣位，未移，懼帝

以前福王事銜巳，進珠玉及美姬八人啗帝，知選侍李

氏最得帝寵，因請立爲皇后，選侍亦爲貴妃求封皇太

后。帝力疾御門，趣舉册封禮。方從哲即以命禮部，禮部

侍郎孫如游力爭，事得寢。時都下紛言貴妃使內侍崔

文昇進洩藥，帝由此委頓，羣情疑駭。外家王、郭二戚畹，

遍謁朝士。泣愬宮禁危急狀。言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於是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昌言於朝。與吏部尚書周嘉謨。以大義責貴妃兄子鄭養性。趣貴妃移宮。貴妃恐。即移居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幷及輔臣方從哲。

以何宗彥劉一燝韓爌朱國祚並爲東閣大學士。召葉向高復入閣。

時宗彥國祚向高皆在籍。明年六月。宗彥國祚至。十月。向高至。復爲首輔。

帝召見方從哲等於乾清宮。九月朔崩。

帝疾甚。召見閣臣從哲。劉一燝。韓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侍郎孫如游。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楊漣等。命封選侍爲皇貴妃。選侍趣皇長子出。曰。欲封后。帝不應。羣臣愕然。帝問有鴻臚官進藥者安在。從哲曰。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方。臣等未敢信。帝命宣可灼至。趣和藥進。所謂紅丸者也。帝服訖。稱忠臣者再。諸臣退。可灼復進一丸。明日。帝崩。選侍與心腹閹魏進忠。謀挾皇長子自重。羣臣入臨。爲閹人所格。漣厲聲責之。得入臨如禮。一

熑詰皇長子所在。羣閹不應。一熑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東宮伴讀王安。入白選侍。抱皇長子出。及門。中官數輩追及攬衣請還。漣呵退之。掖升輦。至文華殿。羣臣叩頭呼萬歲。還居慈慶宮。擇日登極。漣與左光斗等。念皇長子無嫡母生母。選侍嘗邀封后。非可以冲主付託也。於是議令選侍移宮。爭數日不决。從哲欲徐之。至登極前一日。一熑。爌。邀從哲立宮門請。選侍乃移居噦鸞宮。

皇長子由校卽位。

廷議改明年爲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以後爲泰昌。從之。時劉一熑韓爌周嘉謨等。念內廷惟王安足倚。引與共事。安亦傾心向之。內閣吏部所奏請。無不從。發內帑。抑近倖。搜拔賢才。中外欣然望治。

賜太監魏進忠世廕。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

進忠初爲帝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以結王安。與乳媼客氏私。帝嗣位。進忠客氏並有寵。廕客氏子侯國興。弟客光先。及進忠兄釗。俱錦衣千戶。進忠後改名忠賢。

罷熊廷弼。以袁應泰經畧遼東。

廷弼有膽畧。知兵。前按遼時。即持守議。爲經畧。主守益堅。然性剛。好嫚罵。物情不甚附。御史顧慥。馮三元。張修德。給事中姚宗文。魏應嘉等。先後劾廷弼破壞遼疆。廷弼憤甚。抗疏求罷。朝議以應泰代之。時蒙古諸部大饑。多入塞乞食。應泰下令招降。處之遼瀋二城。優其日廩。與民雜居。議者言收降過多。恐陰爲敵用。應泰卒以此敗。

冬十月。葬定陵。○以孫如游爲東閣大學士。○御史賈繼春削籍。

選侍移宫時。内監劉朝。田詔等。盜内府金寶。下法司按治。羣閹懼。搆蜚語。言帝薄待先朝妃嬪。致選侍自裁。御史賈繼春上書内閣。謂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帝諭羣臣曰。選侍前因毆崩聖母。自度有罪。每使宫人竊伺。不令朕與聖母舊侍言。有輒捕去。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悉。皇考賓天。大臣入宫哭臨。選侍阻朕煖閣。既出。復再三趣回。此諸臣所目覩者。繼春妄生謗議。理法安在。朕今停選侍封號。以慰聖母在天之靈。厚養選

侍及皇八妹。以遵皇考之意。爾諸臣可以仰體朕心矣。已復屢旨詰責繼春。削籍去。

十二月。方從哲罷。

初光宗崩。從哲擬遺旨賚李可灼銀幣。已而改奪俸。言官多劾從哲徇庇。罷歸。明年。孫愼行。鄒元標等。追論紅丸。斥從哲爲弒逆。從哲疏辨。請削官階。投四裔。韓爌。張問達言。進藥始末。臣等共見。當時事起倉卒。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但從哲罰可灼太輕。無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從所請。削去官階。爲法任咎。議上。可灼戍邊。從哲亦罷歸。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八

起辛酉明熹宗天啓元年
盡丁卯明熹宗天啓七年凡七年

熹宗悊皇帝天啓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閏月。孫如游罷。○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等死之。

大清兵薄瀋陽。降軍爲内應。城破。總兵賀世賢副將戚金等皆戰死。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遼陽。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撫順。未行。

大清兵掘城西閘。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渡濠薄城。從小西門入。應泰佩劍印自縊。銓與副使何廷魁等俱不屈死。

大清兵循海而南。海蓋金復四衞人。望風奔竄。多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至皮島。招集逃民爲兵。分佈哨船。聯接登州。爲掎角計。朝議是之。時遣使分道募兵。前後縻帑數百萬。然所募皆市井烏合。臨陣先走。甚者遁爲盜。奸民揭竿從之。中原自此

多事。

夏四月朔。日食。○以王化貞巡撫廣寧。

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餘人。激勵士民。聯絡西部。人心稍定。化貞又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中朝謂其才可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立皇后張氏。○太監魏進忠。矯詔殺司禮太監王安。

進忠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死。進忠狠戾不知書。以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爲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竅要。白進忠議可否。帝性機巧。好親斧鋸椎鑿髹漆之事。每引繩削墨。進忠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爲之。進忠因得擅威福。

六月。起熊廷弼經畧遼東。以張鶴鳴爲兵部尚書。

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燝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召廷弼於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而山海特設經畧。節制三方。以一事權。

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畧軍務。王化貞與廷弼議不合。愠甚。盡委軍事於廷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二萬勁兵立致。帝然之。未幾。化貞奏參將毛文龍鎮江大捷。舉朝皆喜。命急發天津登萊水師援文龍。併合諸掌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鶴鳴力主化貞議。凡廷弼所奏請。輒從中沮格之。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名。無其實。遼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爲之。鶴鳴益恨。至冬。廣寧人傳敵兵且渡河。兵部趣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乃令劉渠、祁秉忠、羅一貫。分守鎮武、閭陽、西平。而自出關駐右屯。

秋九月。葬慶陵。○永寧蠻酋奢崇明據重慶反。

永寧宣撫司奢崇明。與子寅。久蓄異志。會徵兵援遼。崇明遣土目樊龍等。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遂據城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等五十餘人。陷瀘州、遵義、新都、內江。進圍成都。布政使朱燮元。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門固守。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先遣弟民屏。率兵四千。倍道兼行。扼賊歸路。而自統精兵六千。

援成都。圍遂解。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明年夏。燮元以計斬樊龍。復重慶。而是時水西蠻安邦彥亦反。貴陽以西。千里皆陷。

崇明遂倚爲聲援。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爲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嘉謨爲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進忠怒。嗾給事中孫杰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爲王安報仇。嘉謨遂罷歸。

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屢出師。輒引還。廷弼乞勅化貞愼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御史江秉謙夏之令。周宗建。給事中趙用時。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之人。適遘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爲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爲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鬬。恃有閣臣。今無

望矣。帝令羣臣議兩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疆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議未上。而

大清兵已西渡河。攻西平堡。化貞盡發廣寧兵。付遊擊孫得功。參將祖大壽。令會總兵祁秉忠往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來會。遇

大清兵於平陽橋。鋒始交。得功遽走。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渠秉忠及副將劉徵戰死。羅一貫自刎。大壽走覺華島。得功遂降。廷弼師次閭陽驛。聞敗還。時廣寧城中。訛言敵已薄城。居民驚竄。化貞莫知所爲。單騎從二僕西奔。遇廷弼於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衆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議守寧遠及前屯。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已所將五千人授化貞爲殿。盡焚積聚。與高出胡嘉棟先後入關。給事中侯震暘少卿馮從吾董應舉何喬遠請並逮二人。以伸國法。遂下獄論死。鶴鳴亦罷歸。

二月。以孫承宗爲東閣大學士。兼領兵部。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言。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

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如唐任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㴶。㴶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齮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向高言。客氏旣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姆致使人揣摩於奥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省。

帝閱武於禁中。

魏忠賢勸帝選武閹。鍊火器。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秉謙等。劾沈㴶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暘。黄尊素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人。衷甲出入。鉦皷聲喧震內外。訛言皇子多驚死者。

夏四月。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潅。一請寛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言魏忠賢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墮於其術。恐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搆之釁。必生於長舌。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秋七月。沈潅罷。

刑部尚書王紀。再疏劾潅。比之蔡京。潅亦劾紀庇熊廷弼獄。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潅交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

潅不自安。乃引去。逾年死。

八月。以孫承宗經畧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哈喇慎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懐窺伺。經畧王在晉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以為非策。奏記於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因言在

晉不足任。自請督師。許之。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爲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率教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少敗衄。軍聲頗振。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畝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爲信王。○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元標。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與高攀龍輩講學。御史黃尊素規之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交章劾元標等。植黨沽名。請毀書院。中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諫。乃解。興治。允厚。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並罷歸。

三年。春正月。以顧秉謙。朱延禧。朱國楨。魏廣微。並爲東閣

大學士。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弘。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秉謙廣微。率先諂附。遂援二人入閣。

紅毛夷據澎湖。
荷蘭人自神宗末。據臺灣地。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澄中左所。已復入厦門曾家澳。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四年冬。巡撫南居益。擒賊帥十二人。澎湖之寇始熄。其據臺灣者自若也。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先後至山海關。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夏四月。京師地震。○朱國祚罷。○五月。

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
燮元旣會諸軍。復遵義。遂進克永寧。降賊衆二萬。崇明父子窮蹙。率餘衆投水西安邦彥。與合兵。復犯遵義。官

軍敗之。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女弟奢社輝。蜀中遂靖。未幾。貴州巡撫王三善。爲邦彥所襲死。崇明勢復張。

秋七月。史繼偕罷。○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恐宮中人白其罪惡。矯旨賜趙選侍自盡。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爲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別宮。妃預儲食物簷瓦間。半月不死。斥爲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爲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爲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星代爲吏部。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應星謁見。拒不納。魏廣微入閣。嘗三至南星門。亦謝弗見。廣微大恨。遂與忠賢謀戲南星。時東林勢盛。韓爌。鄭三俊。李邦華。高攀龍。並通顯。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激揚諷議。忠賢頗憚之。於外事不敢大肆。

甲子

十二月。地震。

兩京。鳳陽。蘇。松。淮。揚。泗。滁。同日俱震。

魏忠賢提督東廠。

忠賢每出。車馬儀衛。僭擬乘輿。用許顯純爲鎮撫司理刑。鍛鍊殘酷。士大夫多被戕死。

括天下庫藏輸京師。

葉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今盡括之。猝有亂。將何以應。不納。

四年春正月。何宗彥卒。○日赤無光。旁有黑子。○夏六月。

杖殺工部郎中萬燝。

時左副都御史楊漣。抗疏發忠賢罪狀。給事中魏大中。陳良訓。許譽卿。御史李應昇。袁化中。太常寺卿胡其賞。祭酒蔡毅中。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昇等。七十餘人。復交章論忠賢不法。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請勒忠賢閑住。以塞謗。皆不聽。燝疏最後上。言忠賢毒痡士庶。威加縉紳。生殺予奪。盡出其

手。先帝陵工所需。忠賢靳不肯與。而自營西山葬地。制擬陵寢。前列生祠。糜金錢數百萬。乞加顯戮。忠賢卽矯旨杖殺之。黃尊素語楊漣曰。可以去矣。漣曰。苟濟國。生死以之。卒不去。漣疏中有門生宰相語。顧秉謙魏廣微見之。恨甚。遂以己意點縉紳一冊。以葉向高韓爌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凡百餘人。目爲邪黨。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爲正人。進之忠賢。俾據是爲黜陟。

秋七月。葉向高罷。

向高先已二十餘疏乞歸。至是請益力。許之。向高有德量。好扶植善類。既去。淸流無所依倚。次第戮辱。

河決徐州。

決魁山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於雲龍山。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爲康妃。

忠賢擅權。帝亦忘前事。加妃封號。人以是知前移宮諭。出自王安。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尙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言官詆魏大中。交通文選郎夏嘉遇。貪緣請屬。南星。攀龍。力辨其誣。中旨黜大中。嘉遇。責南星等朋謀結黨。並罷歸。

十一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廷推吏部尙書。漣注籍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上之。中旨責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爲趙南星私人。責于廷。光斗與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爲南星所擯者。紹徽等既進用。日排擊善類。編東林一百八人。繫以宋時淮南盜宋江諸名目。爲黜將錄。獻之忠賢。俾按名黜汰。

韓爌罷。

故事。閣中止首輔秉筆。魏廣微欲分爌權。矯旨責次輔毋伴食。爌遂乞休去。

十二月。朱國楨罷。

韓爌去。國楨爲首輔。魏廣微覘之蔑如。給事中李蕃三疏劾國楨。遂引疾去。忠賢語其黨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惡。可令善去。乃

加少傅。賜銀幣。

五年春正月。崔呈秀復爲御史。

先是呈秀按淮揚。高攀龍發其贓私。趙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頭乞爲養子。涕泣言。南星。攀龍輩。皆東林邪黨。時忠賢爲廷臣交攻。思假事端。傾陷正士。得呈秀。恨相見晚。遂用爲腹心。日與計畫。給事中李恒茂。爲呈秀訟冤。中旨復其官。越二歲。遂晉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出入烜赫。勢傾朝野。呈秀首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商周祚。許弘綱等。再疏請令京官自陳陰排諸異己者。時給事中李魯生。亦薦起阮大鋮等十二人。羣小並進。

善類爲一空。

三月。以朱爕元總督雲貴川湖廣西軍務。

先是貴州官軍。屢爲安邦彥所敗。廷議以川師不協力。宜令一人統之。乃晉爕元兵部尚書。總五省軍。駐遵義。

明年。賂賊黨。誘殺奢寅。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未幾。以父喪去。賊復熾。崇禎初起故官。合諸道兵。殲之。崇明。邦彥。俱授首。

夏四月。太白晝見。○重修光宗實錄。

御史楊維垣。首翻三案。給事中霍維華繼之。痛詆劉一燝韓爌。孫愼行。張問達。周嘉謨。王之宷。楊漣。左光斗。而譽范濟世等。請改光宗實錄。中旨允之。免李可灼戍。擢濟世等京卿。時魏忠賢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及京察封疆事無與也。羣小欲藉忠賢力爲報仇。凡異己者。概指爲東林而去之。淸流之禍。遂不可解。

六月。朱延禧罷。

中旨令閣票。稱魏忠賢爲元臣。延禧執不可。御史田景新阿忠賢意。攻去之。

逮前副都御史楊漣。僉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僕少卿周朝瑞。陝西副使顧大章。下獄。殺之。

削前吏部尚書趙南星等籍。

初給事中阮大鋮。與光斗。大中。有隙。屬同官傅櫆。誣劾中書舍人汪文言。交通光斗等爲奸利。遂下文言詔獄。廷杖除名。至是魏忠賢必欲殺漣等。坐以移宮。徐大化教忠賢牽入封疆。坐以納熊廷弼賄。則殺之更有名。於是復鞫文言。備五毒。令引漣等受賄。文言忍死不承。鎭撫司許顯純手作文言供狀。漣。光斗各受二萬。大中二千。朝瑞一萬。大章四萬。即日媻文言於獄。爰書上。詞連趙南星。繆昌期。王之宷。李三才。惠世揚等。十餘人。中旨逮漣等下獄。南星等俱削籍。下所在巡按追贓。漣等先後逮至。拷掠慘酷。體無完膚。至秋。俱爲獄卒所斃。惟大章未死。羣小謂諸人潛斃。無以厭人心。乃移付法司定罪。布告天下。仍移大章鎭撫司。大章曰。吾安可再入此獄。投繯卒。南星尋戍代州。

秋八月。毁天下講學書院。

御史張訥。請毁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院。力詆講學諸臣。尚書孫愼行。余懋衡。副都御史馮從吾等。俱削籍。併追奪鄒元標官誥。

以周如磐。丁紹軾。黃立極。馮銓。並爲東閣大學士。

輔臣缺。詔推老成幹濟者。禮部尚書周如磐。以年例推用。侍郎黃立極。與忠賢同鄉。故援之。熊廷弼之獄。紹軾與銓謀居多。銓資淺。年未及四十。忠賢黨李魯生上言。成即爲老。而非必老乎年。幹乃稱濟。而即有濟於國。銓遂柄用。如磐閒三月。即罷歸。

魏廣微罷。

初楊左之獄。廣微預謀。吏部尚書崔景榮。懼諸人立斃亟請廣微諫止。廣微不自安。乃疏言。漣等曾佐卿寺。縱坐贓。亦當轉付法司。無令鎭撫嚴刑追比。疏入。大忤忠賢意。廣微懼急出景榮手書自明。忠賢怒已不可解。遂連疏乞歸。景榮亦罷。

殺前遼東經畧熊廷弼。

御史梁夢環。謂廷弼侵盜軍資十七萬。劉徽謂廷弼家資百萬。宜籍以佐軍。中旨從之。罄產不足償。其子兆珪自刎死。武弁蔣應陽爲廷弼稱冤。太倉人孫文豸顧同寅。作詩誄之。俱棄市。

冬十月。罷孫承宗。以高第代爲經畧。

丙寅

初忠賢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遣其黨申意。承宗不與交言。忠賢大憾。趙南星等逐。承宗請以聖壽節入朝。忠賢恐其擁重兵。入淸君側。使魏廣微。顧秉謙。調嚴旨詰讓之。承宗旣抵通州。聞命而返。給事中李蕃。至詆爲王敦。李懷光。承宗遂連疏求罷。許之。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爲經畧。第以關外必不可守。欲盡撤錦右諸城守禦。移關內。袁崇煥力爭。謂兵法有進無退。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不能奪。乃撤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軍民死亡載途。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

十二月。榜東林黨人姓名示天下。

御史盧承欽上言。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外。如王圖。高攀龍。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烺。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一切榜示海內。俾奸匿無所容。忠賢大喜。悉刊黨人名示天下。

六年。春正月。作三朝要典。

先是給事中楊所修請集三案章疏倣明倫大典編輯爲書頒示天下從之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極意暴揚黨人罪惡刊布中外至冬改修光宗實錄以黃立極等爲總裁事關三案即據要典改之

三月高第罷以王之臣督師袁崇煥巡撫遼東

先是我
大清兵圍寧遠高第與總兵楊麒擁兵不救寧前參政袁崇煥集將士誓死守盡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檄前屯及山海關凡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固圍旋解事聞擢崇煥僉都御史削高第楊麒職以之臣代第以前屯總兵趙率教代麒鎮關門而改經略曰督師尋命崇煥巡撫遼東駐寧遠

夏四月逮前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蘇松巡撫周起元諭德繆昌期御史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攀龍自沉於池順昌等下獄皆殺之

忠賢欲殺攀龍等七人。取蘇松織造太監李實空印牒爲疏。誣起元巡撫時。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遂矯旨分逮諸人。順昌故有德於鄉。緹騎至蘇州。居民不期而集者數萬。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旗校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手擲銀鐺於地。大呼囚安在。衆憤曰。吾以爲天子命。東廠敢爾。遂奮擊。斃旗校一人。餘悉竄走。順昌乃自詣吏。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縛得顏佩韋等五人。以謝忠賢。後皆論斬。攀龍知順昌已就逮。即晨謁宋儒楊龜山祠。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及暮書遺表訖。衣冠自沉於池。表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昌期等先後逮至。坐以受贓五日一追比。俱榜掠死獄中。

丁紹軾卒。○六月京師。山東。河南。地震。○閏月建魏忠賢生祠

浙江巡撫潘汝楨。疏請建忠賢生祠於西湖。織造太監李實。請令杭州衛百戶守祠。詔賜祠額。勒石記功德。閣臣撰文書丹。自是諸方效尤。幾遍天下。薊遼總督閻鳴泰。部內建七所。費數十萬。其頌忠賢有民心依歸。即天

心向順語。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朱童蒙建祠綏延。用琉璃瓦。劉詔建祠薊州。金像冕旒。疏辭揄揚。稱以堯天舜德。至聖至神。閣臣輒用駢語褒答。黃運泰迎忠賢像。五拜五稽首。稱九千歲。都城祠宇相望。有建於東華門外者。工部郎中葉憲祖曰。此天子臨辟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忠賢聞之。卽削其籍。初汝楨請建祠。巡按御史劉之待會稿遲一日。卽削籍。而薊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以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

馮銓罷。

銓以媚忠賢登宰輔。素與崔呈秀暱。呈秀欲入閣。其黨孫杰。霍維華。嗾職方郎中吳淳夫。力攻罷銓。又慮王紹徽爲吏部。不肯推呈秀。令御史袁鯨攻罷紹徽。而杰等慮忠賢意變。復以計沮之。自是羣小携貳。

京師水。江北山東旱蝗。○秋七月。以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櫓爲東閣大學士。○九月。顧秉謙罷。

魏廣微。馮銓。更相傾軋。秉謙不自安。乃告歸。

丁卯

冬十月。進魏忠賢爵上公。從子良卿寧國公。

三殿成。吏部尚書周應秋。奏忠賢功。遂進上公。良卿前已封伯。至是復進封公。已而諸邊築隘口成。南京孝陵功竣。甘肅奏捷。法司捕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畧。詔書褒美。閣臣皆擬九錫文。半歲中。廕錦衣指揮使十七人。同知三人。僉事一人。擢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甥傅之琮馮繼先。並都督僉事。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稱廠臣不名。山東奏産麒麟。大學士黄立極等票
旨。言廠臣修德。故仁獸至。其誣罔若此。

七年春二月。召王之臣還。

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督師不設。令崇煥盡統關內外軍。

放太康伯張國紀還。

國紀。后父也。先是有張匿名榜於厚載門者。列忠賢反狀。及其黨七十餘人。忠賢疑國紀爲之。邵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以搖中宮。順天府丞劉志選。遂上疏誣國紀。且微刺后。帝令國紀自新。忠賢憾不已。復嗾梁夢環劾之。大學士李國楷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助父難母者。國紀始得放歸故郡。

夏四月。下前刑部侍郎王之寀於獄。殺之。

先是劉志選疏頌要典。言命德討罪。無微不彰。且云慷慨憂時。力障狂瀾於既倒者。魏廣微也。當還之揆席。以繼五臣之盛事。赤忠報國。弼成巨典。於不刑者。廠臣也。當增入簡端。以揚一德之休風。又言王之寀宜正典刑。孫愼行宜加遣戍。忠賢大悅。矯旨逮之寀下詔獄。誣以贓。瘐死。愼行亦遣戍。

五月。監生陸萬齡請祠魏忠賢於國子監。許之。

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忠賢父配啟聖公。其疏曰。孔子作春秋。廠臣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廠臣誅東林黨人。持疏詣司業林釬。釬援筆塗抹。即夕掛冠欞星門去。司業朱之俊爲奏請。從之。釬坐削籍。

秋七月。罷袁崇煥。以王之臣代之。

先是我
大清兵圍錦州。總兵趙率教固守。崇煥令祖大壽等。統精兵四千。繞出
大清兵後。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大壽等未至。
大清兵已抵寧遠城下。方溽暑不能克。旋引去。時稱寧錦大捷。魏忠賢使其黨劾崇煥不救錦州。崇煥乞休去。以王

之臣代之。及論功。文武冒濫增秩賜廕者。數百人。崇煥止增一秩。

封魏忠賢從孫鵬翼爲安平伯。加少師。從子良棟爲東安侯。加太子太保。良卿加太師。

良棟。鵬翼。尚在襁褓。鵬翼以寧錦奏捷封。良棟以殿工封。從吏部尚書周應秋請也。良卿至代天子享南郊。祭太廟。於是天下皆知忠賢欲竊神器矣。

八月。帝崩。

帝大漸。召閣部科道諸臣於乾清宮。諭以魏忠賢。王體乾。皆恪謹忠貞。可計大事。黃立極等對曰。陛下任賢勿貳。諸臣敢不仰體。及崩。遺詔以弟信王嗣位。廷臣入臨。內使十餘人。傳呼崔尚書甚急。呈秀入。與忠賢密謀久之。語秘不得聞。或云。忠賢有逆謀。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

信王由檢卽位。○九月。立皇后周氏。○冬十月。南京地震。

○十一月。魏忠賢崔呈秀及客氏等皆伏誅。

帝素稔忠賢惡。卽位後。深自儆備。廷臣交章劾忠賢。忠賢大懼。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帝斥應元。安置忠賢於鳳陽。旣行。遣使逮之。並逮崔呈秀及工部尚書吳淳夫。兵部尚書田吉。太常卿倪文煥。副都御史李夔龍。忠賢。呈秀自縊死。詔戮其屍。客氏。及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伏誅。籍其家。田爾耕。許顯純等。以次伏法。

罷諸邊鎮守中官。○黃立極罷。

山陰監生胡煥猷。上疏論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榗等。身居揆席。一意媚閹。並宜斥罷。帝除煥猷名。立極不自安。乞休去。

十二月。以錢龍錫。李標。來宗道。楊景辰。黃道登。劉鴻訓。並爲東閣大學士。

帝以施鳳來輩。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推閣臣。倣古枚卜。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得龍錫。標。宗道。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道登。鴻訓。並命入閣。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八

戊辰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起戊辰明莊烈帝崇禎元年盡丙子明莊烈帝崇禎九年凡九年

莊烈愍皇帝崇禎元年春正月。尊熹宗皇后爲懿安皇后。○三月。葬德陵。○施鳳來。張瑞圖罷。○起周嘉謨爲南京吏部尚書。

諸忤璫逮死。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等。皆卹贈有差。嘉謨在位踰年卒。

夏四月。以袁崇煥督師薊遼。

初崇煥以忤魏忠賢去。至是進兵部尚書。督師薊遼。

五月。李國榗罷。

國榗與魏忠賢同鄉。然每持正論。至是乞歸。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謚文敏。

毀三朝要典。

忠賢既誅。其黨楊維垣等上疏。並指東林崔魏爲邪黨。編修倪元璐再疏攻駁。柄國者兩解之。元璐尋上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要典成於逆監。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從之。

六月。來宗道楊景辰罷。

宗道官禮部時。爲崔呈秀父請卹典。景辰嘗爲要典副總裁。又嘗三疏頌忠賢。及時事變。乃請毀要典。言官劾之。遂與宗道同罷。其後並麗逆案。贖徒爲民。

秋七月。浙江海溢。○海寇鄭芝龍降。

海上故多盜。芝龍尤猖獗。然嘗敗官軍不追。獲將士不殺。當事者遣使撫諭。遂降。福建巡撫熊文燦善遇之。芝龍先後擊殺大寇李魁奇鍾斌劉香。海氛漸息。

寧遠兵亂。

諸營兵以缺餉大譟。縛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於譙樓。督師袁崇煥馳至。撫定之。請令祖大壽仍駐錦州。中軍副將何可剛隨巳駐寧遠。而移薊鎮趙率教於關門。遂罷寧遠及登萊巡撫。時度支大絀。錦州薊鎮兵相繼

譁。戶部尚書畢自嚴言。一歲之出。浮於所入一百一十三萬有奇。而內供召買不與焉。帝命廷臣各陳所見。自嚴擇其可者。先後列上。增鹽引。議鼓鑄。括雜稅。覈隱田。增關課。皆瑣屑權宜之計。民以重困。

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劉鴻訓免。尋遣戍。

鴻訓入閣。斥楊維垣。楊所修。賈繼春。孫之獬。阮大鋮。十餘人。人情大快。又上言。民困由吏失職。請久任責成。帝嘉納之。至是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勅內有兼轄捕營語。言者以非成例。訐慶臻行賄并劾鴻訓。遂落鴻訓職。戍代州。慶臻及兵部尚書王在晉。皆削籍。

十二月。召韓爌復入閣。

詔會推閣臣。禮部侍郎錢謙益。謀於當事者。擯同官周延儒。及尚書溫體仁。皆不與。體仁遂上疏。訐謙益主浙江試時。賄中錢千秋事。帝召體仁。謙益。廷辨。罷謙益官。凡會推者皆不用。適韓爌新召至。命仍爲首輔。

陝西饑。流賊大起。

先是閹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卹民。又連歲大祲。白水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

己己

賊王左掛等。一時並起。攻城堡。殺官吏。安塞馬賊高迎祥自稱闖王。饑民王大梁等應之。三邊饑軍亦羣起爲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氓。徐自定耳。明年。帝從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冗卒。山陝游民。仰驛糈者。無所得食。皆從賊。

二年。春正月。周道登罷。○定逆案。

詔定魏忠賢逆案。韓爌等不欲廣搜樹怨。列上者少。帝不懌。召入便殿。出章疏一囊曰。此奸黨頌疏。可按名悉入。又令刑部尚書喬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同審定。自魏忠賢客氏外。首逆同謀。崔呈秀魏良卿等六人。交結近侍。秋後處决者。劉志選梁夢環等十九人。其次充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又次論徒贖爲民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九人。革職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又五十餘人。凡六等。詔示天下。賈繼春初不列名。帝問故。閣臣言繼春雖反覆。然持論亦有可取。帝曰。惟反覆故爲眞小人。遂論徒。

以楊鶴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卽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上言。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

左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逆奄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起。道在培養。時以爲名言。關中寇熾。總督缺人。乃進鶴兵部尚書。總督軍務。至則參政劉應遇。參議洪承疇。已擊破王大梁。王左掛等。賊稍稍懼。

夏五月朔日食。

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禮部尚書徐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無怪今日之失。宜及時修治。從之。詔西洋人龍華民等推步。光啟爲監督。西法之行自此始。

六月袁崇煥殺毛文龍於雙島。

崇煥素惡文龍。假閱兵名。泛舟抵雙島。伏甲士。縛斬之。由是皮島不復置帥。以副將陳繼盛兼攝。

秋八月朱燮元平水西蠻。

燮元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貴州總兵許成名。由永寧復赤水。邦彥與崇明合衆十餘萬來攻。燮元令成名佯退。誘賊而遣兵三路搗其巢。四川總兵侯良柱。遇賊於永寧。與

成名合擊。大破之。斬崇明。邦彥。俘數千人。積年巨寇始靖。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下遵化。遂薄燕京。

我

太宗文皇帝親統大軍。入洪山口。別將克大安口。會於遵化。山海關總兵官趙率教。入援戰死。全軍覆沒。巡撫王元雅。與推官何天球。知縣徐澤等。憑城拒守。城破。皆死之。我

太宗文皇帝嘉元雅忠。命賜棺殮。閱日燕京始得報。帝詔天下鎮巡官勤王。並召前大學士孫承宗至。命督京師城守。明日夜半。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郊。承宗從二十餘騎疾馳抵通。與保定巡撫解經傳。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我

大清兵已自順義西薄都城。尋下良鄉。廻軍至蘆溝橋。殲副將申甫兵六千。進逼永定門。援軍總兵官滿桂戰沒。京師大震。

以成基命爲東閣大學士。○十二月。下督師袁崇煥於獄。總兵官祖大壽擁兵奔錦州。

崇煥聞警。帥祖大壽。何可剛入援所過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喜甚。令盡統援軍。時所破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崇煥千里赴援。自謂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會我

大清設間。謂與崇煥有成約。語聞於帝。帝信之。遂執下詔獄。成基命叩頭請愼重者再。帝不省。大壽與何可剛擁衆東走。毀山海關出。遠近大震。初大壽嘗坐事當死。賴崇煥救免。基命言於帝。就獄中取崇煥手書招之。督師孫承宗亦遣使追撫。密令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大壽如其言。帝優旨答之。命承宗移鎭關門。大壽斂兵待命。○時帝不視朝。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順天府尹劉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疏言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百僚。諭以固守外無他計。從之。

錢龍錫罷。以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並爲東閣大學士。

御史高捷史𡐓。本閹黨。嘗爲龍錫所扼。袁崇煥殺毛文龍。疏內有輔臣龍錫往復商搉之語。及崇煥下獄。捷𡐓遂上章。以通欵殺將爲龍錫罪。龍錫引疾去。時兵事棘未暇究也。延儒性機警。善伺意指。以會推不預。與溫體

仁比。數爲言者所劾。帝不聽。特命入閣。時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如寵力言其叵測。會帝得偵事者報。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象坤奉命守城。祁寒不懈。帝覘知之。遂並命入閣。

三年。春正月。韓爌罷。

中書舍人原抱奇。以袁崇煥爲爌所取士。遂劾爌主欵誤國。庶子丁進。主事李逢申。復相繼劾之。爌三疏引疾歸。爌先後作相。老成愼重。引用多正人。天下稱其賢。

二月。立子慈烺爲皇太子。○三月。李標罷。

標在閣稍久。頗能隨事匡益。然時方爭門戶。帝亦深疑朝臣有黨。遂連疏乞休去。

夏五月。我

大清兵東歸。

先是我

大清兵取遵化。永平。遷安。灤州。皆留兵防守。及東還。分兵取山海關。守將官惟賢力戰。乃還攻撫寧。昌黎。京師道梗。孫承宗。祖大壽在東。馬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遣

大清兵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我兵遂棄永平。出冷口而歸。承宗始復四城。

六月。流賊陷府谷。

陝西五鎮兵入援。多逃歸。與譁而懼誅者。皆合於賊。賊帥王嘉允掠延安慶陽。陷府谷。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等。凡十餘部。旋撲旋熾。延安人張獻忠。亦聚衆稱王。延綏巡撫洪承疇擊敗之。獻忠遁去。

以溫體仁。吳宗達。爲東閣大學士。

體仁以訐錢謙益。爲時論所惡。多發其陰事。帝信體仁無黨。周延儒復援之。遂入閣。

秋八月。殺前督師尚書袁崇煥。逮前文淵閣大學士錢龍錫下獄。遣戍。

史𡐓疏言。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轉寄姻家。巧爲營脫。帝怒。遂寘崇煥極刑。坐龍錫大辟。下獄。中允黃道周疏救。帝意亦寖解。乃減死。戍定海衛。

冬十二月。增田賦。

辛未

兵部尚書梁廷棟。以兵食不足。疏言。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一息。卽再加派。民亦懽然。帝命戸部協議。尚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海內咨怨。明年。給事中魏呈潤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而郵傳益困。勢必再編之於民。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止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原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稽。撫按諸臣。捐貲助餉。大率索之於民。不可不禁。帝不能用。

四年春。延綏饑。○夏四月。旱。○副將曹文詔敗賊於河曲。

王嘉允久據河曲。文詔絕其餉道困之。嘉允遁去。已而突犯潞澤。爲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爲魁。自用結羣賊高迎祥。張獻忠等。共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聚山西。李自成自延綏往依之。號闖將。

六月。錢象坤罷。

御史水佳允。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卽奏辨。佳允疑其座主象坤所洩。疏侵之。周延儒惡廷棟。并惡象坤。象坤遂引疾歸。廷棟落職。

秋八月。我

大清兵圍大凌城。

遼東廵撫邱禾嘉議築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謂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遂以七月興功築甫竣。我

大清兵圍之。祖大壽堅守踰月。禾嘉與總兵官吳襄宋偉合軍赴援。敗還。復夜渡小凌河。次長山連戰大潰至冬。大凌糧盡援絶。大壽殺副將何可剛偕諸將降於我

大清。言妻子在錦州。請歸設計誘降守者。遂縱歸。

何如寵罷。

如寵官禮部時。貧宗婚嫁格於有司者千餘人。用如寵言。獲婚嫁者過半。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言得免。及入閣。爲周延儒溫體仁所扼連疏乞罷歸。久之卒。

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張彝憲總理戸工二部。

帝初盡撤鎭守中官。委任大臣。旣見廷臣競門戸。不足倚。乃復遣王應朝鄧希詔等監視關寧宣大山西軍馬。

以彛憲有心計。令鉤校戶工二部。如涂文輔故事。吏部尚書閔洪學。率廷臣力爭。帝曰。諸臣若殫心爲國。朕亦何藉內臣。衆不能對。然諸監率多侵尅軍貲。臨陣先走。戎務益壞。

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御史謝三賓。及巡按御史吳甡。劾楊鶴主撫誤國。逮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孫承宗罷。

長山之敗。言者論禾嘉及承宗築城起釁。承宗遂引疾歸。

閏月。登州遊擊孔有德反。陷山東州縣。

有德與耿仲明李九成。皆毛文龍部曲。文龍死。走入登州。登萊巡撫孫元化。擢爲偏裨。大凌圍急。元化遣有德赴援。抵吳橋。遂反。陷陵縣臨邑商河。屠青州之新城。明年春。陷登州。執元化以邀撫。帝命總兵楊御蕃盡將山東兵討之。不利。走入萊州。賊分兵陷平度。圍萊州甚急。復命兵部侍郎劉宇烈總督軍務。宇烈日遣使往撫。賊愈熾。乃逮宇烈下獄。以朱大典巡撫山東。調關外勁旅往討。敗之沙河。乘勝抵萊州城下。賊解圍走登州。官軍

築長圍困之。

五年夏五月以鄭以偉徐光啓為東閣大學士。○六月京師大雨水。○秋八月副將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

文詔與左光先等分勦宜君清澗米脂合水賊皆大捷洪承疇亦破賊平涼賊黨分竄文詔追北至耀州衆殺其渠以降關中巨盜畧盡文詔在陝大小數十戰功最多巡撫范復粹上功狀爲兵部所格賞不行。

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

先是賊將高迎祥羅汝才張獻忠等分道四出連陷大寧隰州澤州壽陽諸州縣全省震動部議令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巡撫許鼎臣駐汾州分地守禦已而李卑賀人龍艾萬年將關中兵至鼎臣檄以自從宗衡怒其不從已檄之還三將莫之適從賊乘間入據磨盤山出陷交城文水澤州遼州平順。

六年春正月總兵曹文詔擊山西賊屢敗之。○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

賊自山西分道踰太行。掠濟源。淸化。修武。圍懷慶。别賊復闌入西山。大掠順德眞定間。大名兵備副使盧象昇力禦之。乃自邢臺磨天嶺西下。抵武安。敗左良玉軍。河北三府焚刼殆遍。潞王上疏告急。詔遣總兵倪寵。王樸帥京營兵六千。會文詔等合勦。屢敗之。帝勅諸將速平賊。限以三月。未幾。言官劾文詔驕倨。調大同總兵。

官軍復登州。

孔有德等被圍食盡。先後泛海。走降於我
大清。餘賊退保蓬萊閣。朱大典招之。悉降。

夏六月。鄭以偉卒。○周延儒罷。

溫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逆案王之臣。呂純如。或以告延儒。會帝以之臣問。對曰。用之臣。亦可雪崔呈秀矣。體仁由是恨之。時言者多劾延儒狗私受賕。縱子弟暴邑中。且謂其納巨盜神一魁賄。體仁復嗾給事中陳贊化。劾武弁李元功招搖罔利。語侵延儒。帝下元功詔獄窮治。延儒大窘。乞休去。

秋七月。我
大清兵取旅順。○九月。以錢士升爲東閣大學士。○冬十月。

甲戌

徐光啓卒。

光啓前官禮部侍郎。忤魏忠賢落職。崇禎初召還。及入閣。年已老。值周延儒温體仁用事。不能有所建白。與鄭以偉相繼卒。兩人行清介。卒之日。囊無餘貲。

十一月。以王應熊何吾騶爲東閣大學士。

應熊熟諳典故。而性剛狠。温體仁力援之。遂入閣。

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

賊盡集河北。屢爲諸將所敗。欲逸。阻於河。乃詭辭乞降。監軍內臣楊朝進信之。爲入奏。會天寒水合。賊從毛家寨徑渡。河南軍無扼之者。遂陷澠池。伊陽盧氏。巡撫元默督軍禦之。賊竄盧氏山中。由間道入內鄉。大掠南陽汝寧。直走湖廣。所在告急。賊始起陝西。高迎祥最強。李自成屬焉。及渡河。自成始別爲一軍。

七年春正月。以陳奇瑜總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討流賊。

初奇瑜巡撫延綏。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賊躪豫楚。廷議以事權不一。請設大臣統之。乃進奇瑜兵部侍郎總督

五省軍務。
專辦流賊。

賊自鄖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夔州。

張獻忠等十三營。流突漢南州縣。遂陷夔府。遠近皆震。

三月朔。日食。○夏山西陝西饑。○六月。陳奇瑜圍賊於車箱峽。賊僞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

賊自蜀還楚。分犯均州。鄖陽。商南。奇瑜檄陝西。河南。湖廣兵。遏其四面。偕撫治鄖陽都御史盧象昇。督將士由竹谿至平利之烏林關。十餘戰。大破之。別將分道擊賊。擒其魁數人。張獻忠奔商洛。高迎祥李自成等。遁入興安之車箱峽。官軍塞山口。賊大窘。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僞請降。許之。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悉遣歸農。每百人以一安撫官護之。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賊甫出峽。即大譟。盡殺安撫五十餘人。屠所過七州縣。畧陽賊數萬亦來會。關中大震。

秋七月。我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京師戒嚴。

我
太宗文皇帝親征察哈爾旋師入大同宣府境。下城堡數十。總督張宗衡。總兵曹文詔。張全昌等。不敢戰。我
大清兵下萬全左衛。始班師。宗衡。及全昌。文詔。皆坐遣戍。以巡撫吳甡言。留全昌。文詔為援勦總兵。討流賊。

冬十一月。逮陳奇瑜下獄論戍。以洪承疇代之。○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

帝以賊盡聚陝西。詔河南。山西。湖廣。四川。出師合勦。賊聞之。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俱東出關。陷陳州。破汜水。固始。大會於滎陽。遂陷潁州。知州尹夢鼇。指揮李從師等。皆戰死。殺故尚書張鶴鳴。賊每營數萬。因糧宿飽。馬一日夜馳數百里。官軍兵寡。備多。饋餉不繼。且馬少。故多畏賊。左良玉在懷慶。與督撫議不合。數調不時應。帝命承疇出關急勦。限六月平賊。

八年春正月。賊陷鳳陽。留守朱國相等戰死。

先是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懼賊南下。請防護鳳陽陵寢。不報。及賊至。焚皇陵。殺軍民數萬。留守署正朱國相等戰死。漕運都御史楊一鵬。在淮安。遠不及救。帝聞變。素服避殿。逮一鵬下獄棄市。賊合樂大飲。自成從獻忠求皇陵小閹善鼓吹者。獻忠不與。自成怒。偕迎祥西趨歸德。復謀入關。獻忠獨東陷廬江。屠巢無爲潛山太湖宿松。

夏五月。吳宗達罷。○六月。賊復走陝西。總兵官曹文詔等戰死。

初承疇出關。至信陽。諸將畢會。賊見河南兵盛。復分路奔還陝西。張獻忠由英霍取道麻城入陝。會高迎祥李自成。於鳳翔。副將艾萬年。柳國鎮等。戰殁。文詔憤甚。以三千人戰眞寧之湫頭鎮。斬首五百。追北三十里。賊伏數萬騎合圍。文詔徒步轉鬬。與遊擊平安等二十餘人皆死。賊乘勝掠地。火照西安城中。洪承疇自汝州還救

秋七月。以文震孟張至發爲東閣大學士。

震孟在講筵。每因事規諫。帝數逮繫大臣。震孟講魯論君使臣以禮。反覆陳說。帝爲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

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柰何不敬。帝爲之引下。賊焚鳳陽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謂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文言陛下宜行撫綏實政。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語多切中時弊。至是將增閣臣。以翰林不習世務。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票擬。震孟引疾不入。至發所擬獨當。帝
特擢震孟。與至發並入閣。

賊復東犯。總兵官尤世威敗績。

承疇力遮賊於涇陽三原間。獻忠復由藍田走盧氏。參將徐來朝所部三千人盡沒。世威軍大疫。與賊戰敗走於是羣賊皆出關。分十三營東犯。惟高迎祥李自成。留陝西。

八月。以盧象昇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討流賊。

賊已蔓延半天下。承疇一人不能顧。乃擢象昇總理。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進象昇兵部侍郎。加總督山西陝西。賜
尚方劍。

九月。洪承疇破賊於渭南。

承疇遣副將曹變蛟等。追賊至醴泉。賊將高傑降。承疇身追自成。大敗之於渭南。臨潼關。自成東走。迎祥亦屢敗。東踰華陰南原。絶嶺。偕自成出朱陽關。與獻忠合。

王應熊罷。

應熊爲楊一鵬所取士。一鵬下獄。言者并劾應熊。遂引罪乞歸。

冬十一月。何吾騶文震孟罷。

震孟與温體仁不合。給事中許譽卿好言事。有劾其爲人營求遷擢者。體仁擬旨斥譽卿爲民。吾騶震孟力爭。帝責二人狥私撓亂。並罷之。

賊陷陝州。攻洛陽。

賊薄閿鄉。左良玉。祖寛禦之。不克。遂陷陝州。攻洛陽。寛良玉。從巡撫陳必謙赴援。獻忠走嵩州。迎祥自成走偃師。鞏縣。畧魯山。葉縣。陷光州。會盧象昇自湖廣帥師至。合寛等擊敗之於確山。

丙子

九年。春正月。盧象昇敗賊於滁州。

高迎祥等圍滁州。象昇督祖寬羅岱等來援。大戰於朱龍橋。賊連營俱潰。屍咽水不流。賊北攻壽州。不下。折而西。入歸德。分道犯南陽。裕州。象昇與必謙分擊之。賊精銳幾盡。

以林釬為東閣大學士。

初釬以忤魏忠賢去。忠賢誅。起官至禮部侍郎。謝病歸至是與劉宗周同召見。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帝迂其言。命釬入閣。

二月。山西饑。人相食。○寧夏兵亂。殺巡撫王楫。

寧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使丁啓睿捕斬首惡六人。乃定。

以武舉陳啓新為給事中。

啓新上書。言天下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談孝悌仁義。及服官。恣行奸慝。此科目之病也。國初典史授都御史。秀

才授尚書。嘉靖時。猶三途並用。今惟一途。一舉進士。橫行放誕。此資格之病也。舊制給事御史。教官得爲之。今惟用進士知縣。監司郡守。承奉不暇。此行取考選之病也。請停科目。罷行取考選。以除積弊。蠲災傷田賦。以蘇民困。專拜大將。以便宜行事。帝大悅。擢吏科給事中。朝士深惡之。紛然論劾。帝皆不聽。後以受賕匿喪削籍。下撫按追贓。竟逃去。

三月。賊高迎祥。李自成。復入陝。

迎祥由鄖襄趨興安。漢中。自成由南山踰商雒。走延綏。張獻忠。羅汝才等。竄伏鄖陽。商雒。山中。不能救。未幾。延綏總兵俞冲霄。擊自成於羅家山。官軍大敗。賊勢復振。

夏四月。罷錢士升。削御史詹爾選籍。

時溫體仁以刻覈導帝。士升獻四箴。大指謂寬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帝優旨報聞。而意不悅。有武生李璡者。請括江南富戶。令報名輸官。士升擬旨下刑部提問。上疏言。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資。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

與富家爲難矣。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前疏。謂四箴也。士升引罪乞罷。許之。爾選謂輔臣不當以進言去。因言帝行一切苟且之政。帝面加詰責。命錦衣提下。爾選叩頭曰。臣死不足惜。願陛下姑留臣言。以爲他日思帝大怒。諸臣力救。乃斥爲民。

六月。林釬卒。以孔貞運賀逢聖黃士俊並爲東閣大學士。

逢聖性廉靜。初官翰林。湖廣建魏忠賢生祠。或傳上梁文出逢聖手。忠賢詣謝。逢聖曰。無之。借銜陋習耳。翌日遂削籍。帝即位。召還。至是與貞運士俊。俱入閣。三人皆不能有所匡益。

秋七月朔。日食。○我

大清兵入塞。

大清兵入昌平。連下畿內州縣。乃下詔徵諸鎮兵入援。給事中王家彥。以陵寢震驚。劾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自請督師。命與中官羅維寧。宣大總督梁廷棟。相掎角。然皆不敢戰。

陝西巡撫孫傳庭。擊高迎祥於盩厔。擒之。送京師伏誅。

傳庭代洪承疇爲巡撫。銳意滅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傳庭檄副將羅尚文擊斬之。又督賀人龍等。擒迎祥於黑水峪。獻俘闕下。磔死。賊黨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

諭廷臣助餉。

未幾。又括勛戚文武諸臣馬。開銀鐵銅鉛諸礦。

八月。唐王聿鍵起兵勤王。廢爲庶人。錮之。

京師被兵。聿鍵倡義勤王。詔切責。命有司勒還國。廢爲庶人。幽之鳳陽。

我

大清兵東歸。○九月。以盧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

象昇奉詔入衛。至巳解嚴。會梁廷棟卒。命代爲總督。而以王家楨代象昇。家楨故庸才。賊無所憚。

冬十月。削前工部侍郎劉宗周籍。

宗周累疏陳時政。語多激切。爲溫體仁所忌。請告去。至天津。聞京師被兵。留不行。上疏極言體仁姦邪。致刑政

乖舛。及宦官不宜總軍務。凡數百言。帝怒。斥爲民。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九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起丁丑明莊烈帝崇禎十年盡甲申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五月 凡七年有奇

十年春正月朔日食○賊犯安慶

張獻忠糾羅汝才馬守應劉國能等自襄陽順流東下烽火達淮揚從間道犯安慶連營百里詔左良玉馬爌劉良佐合兵往援大破賊賊走潛山太湖山中巡撫張國維檄良玉搜山不應尋北去賊復出太湖敗官軍於酆家店殺叅將程龍陳於王等四十餘人遂陷和州含山定遠六合攻天長破盱眙良玉令河南士民合疏留己竟不赴援己而總兵牟文綬偕良佐赴援賊始遁獻忠入湖廣

二月我

大清兵下朝鮮

我

大清兵克王京圍國王李倧於南漢山城已復破江華島倧奉表出降與明絕

三月。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嗣昌有口辨。帝以爲能。所奏請無不從。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謂之十面之網。總督總理二臣。隨賊所向征討。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因舊額量加。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曰溢地。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曰事例。富民輸貲爲監生。曰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下詔。有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語。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尋以武臣驕惰。逮戮失事總兵王忠。張全昌。惟左良玉以六安破賊功。戴罪自贖。時福建巡撫熊文燦。大言自詭足辦賊。嗣昌薦之。命總理南京河南山陝川湖軍務。文燦大募粤人。及烏蠻善火器者以從。已見賊勢盛。遂連疏言招撫。帝譙讓。嗣昌乃條上用兵事宜。剋期明年二月平賊。然文燦終主撫。新增勦餉。多資以撫賊。嗣昌陰主之。明年。以滅賊踰期。請貶削洪承疇等秩。而置文燦不罪。

夏六月。溫體仁罷。

體仁在閣八年。口與異己者爲讐。帝以爲樸忠。恩禮無與比。倡言密勿不宜宣洩。閣揭皆不發。亦不存錄。故所

中傷。人不能盡知。廷臣劾之者。先後不可勝計。布衣楊光先。至輿櫬上奏。帝益謂其孤立。罪言者。或至杖死。至是常熟人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體仁擬旨逮治。謙益求觧於司禮太監曹化淳。體仁知之。請并罪化淳。化淳方被帝眷。自請案治。得體仁及漢儒密謀。上之。帝命漢儒立枷死。體仁乃引疾歸。踰年死。

兩畿山西大旱。山東河南蝗○秋八月。以劉宇亮傅冠薛國觀爲東閣大學士。

國觀爲人刻深。溫體仁嘗薦於帝。遂柄用。

冬十月。李自成犯四川。

自成窺蜀中空虛。乘間陷寧羌。破七盤關。分三道入蜀。總兵官侯良柱禦之於綿州。戰死。遂連陷昭化。劍州。梓潼。江油。黎雅。青神。進逼成都。未幾。洪承疇督曹變蛟等來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自成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

十二月。黃士俊罷。

十一年。春正月。裁南京冗官。○三月。賀逢聖罷。○夏四月。張獻忠僞降。總理軍務熊文燦受之。

先是副將孫應元等。連敗賊於鄭州。舞陽光山固始。賊謀犯江北。應元等扼其前。復連敗之。賊渠劉國能馬士秀。先後詣文燦降。獻忠爲左良玉所敗。亦乞降。良玉知其詐。請急擊之。文燦不聽。

張至發罷。

至發嘗疏詆黃道周。頌溫體仁。屢爲言者所劾。至是中書舍人黃應恩。以賕請得罪。詞連至發。罷歸。

六月。孔貞運罷。○以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並爲東閣大學士。嗣昌兼掌兵部。

初國祥掌戶部。議借都城賃舍租一季。可得五十萬。勛戚內官。多匿不奏。得僅三十萬。然國祥由是受帝眷。

兩畿。山東。河南。大旱蝗。○秋七月。謫少詹事黃道周官。

初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其鄉人爲訟冤。楊嗣昌時巡撫永平。聞於朝。及奪情入閣。又起復逆案陳新甲爲總

督。於是言官相繼論之。道周上三疏。一劾嗣昌奪情。一劾新甲走邪徑。一劾遼東巡撫方一藻主和議。時帝憂兵甚。謂廷臣可屬大事者惟嗣昌。遂鐫道周六級。調外。

八月。傅冠罷。○九月。我

大清兵入塞。燕京戒嚴。

大清兵分路入墻子嶺、青山口。薊遼總督吳阿衡敗死。監視中官鄧希詔遁走。遂深入抵牛闌山。時盧象昇以父喪未行。詔督宣大山西兵入衛。冬十月。象昇至。命與中官高起潛分督援軍。楊嗣昌與起潛主和。象昇主戰。議不合。

大清兵分三路南下。是冬。下畿輔城四十八。前大學士高陽孫承宗死之。明年春。下山東州縣十有六。執德王由樞。布政使張秉文等死之。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於潼關。

先是自成復謀犯蜀。諸將馬科、賀人龍拒之。乃走漢中。又為左光先所扼。其黨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曹變蛟窮追。設伏於潼關之南原。大破之。自成妻女俱失。從數騎遁商洛。時關中賊畧盡。張獻忠已降。惟羅汝才等

十餘部。往來豫楚。窺陝西。亦以求撫給熊文燦。孫傳庭復引兵敗之於閿鄉。靈寶。尋得文燦止兵檄。怏怏而還。未幾。承疇傳庭皆入衛北行。賊遂不可制。

冬十二月。方逢年罷。○盧象昇兵潰於鉅鹿。死之。

山西告警。總兵王樸引兵還鎮。象昇督虎大威。楊國柱引軍至鉅鹿。高起潛擁關寧兵。在雞澤。相距五十里。象昇遣使乞援。不應。行至蒿水橋。力戰死。

十二年。春正月。以洪承疇總督薊遼軍務。孫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尋下傳庭於獄。

朝議移承疇薊遼。帥秦兵東守。傳庭言秦軍不歸。則流賊勢張。且軍士家在秦。久留於邊。非譁則逃。無益。帝不能用。尋又移傳庭於保定。傳庭疏請召見。爲楊嗣昌所阻。恚甚。引疾乞休。嗣昌復劾之。詔斥爲民。逮繫論死。

二月。劉宇亮罷。

初宇亮自請督察軍情。抵保定。聞盧象昇敗。懼甚。急趨晉州。不敢戰。尾

大清兵而北。至天津。乃劾總兵劉光祚逗遛。詔斬光祚軍前。而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宇亮復具疏乞宥。帝責其前後矛盾。削籍。

三月我

大清兵出青山口。

帝逮治失守封疆諸臣。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夏四月。總兵左良玉敗賊於鎮平關。

初賊渠馬士秀等降。良玉處其衆於許郊外。許。大州。諸將寄孥處。會良玉率諸將入援。士秀等假良玉軍號。紿入城。縱火殺官吏。藏良玉家。至是良玉南還。擊賊馬進忠於鎮平關。降之。復遣降將劉國能。擊降士秀等於是熊文燦上言。兵威大震。賊歲月可平。帝優詔報之。

程國祥罷。五月以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並爲東閣大學士。

薛國觀楊嗣昌用事。國祥委蛇其間。嘗召對。無一言。帝責之。遂乞休去。明恭等三人皆庸劣。四知尤甚。國觀力援入閣。

張獻忠復叛。

獻忠在穀城。擁兵索餉。不奉調遣。且日肆刼奪。人咸知其必叛。知縣阮之鈿。力言於熊文燦。文燦不省。洪承疇等入衛。羅汝才諸賊疑見勦。亦乞降文燦。益自喜。至是獻忠復叛。毀穀城。陷房縣。左良玉。羅岱。追至羅猴山。遇伏。岱被執。不屈死。良玉軍大敗。喪士卒萬人。時李自成亦出收餘衆。往依獻忠。獻忠欲圖之。遁去。

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加徵練餉。

廷臣多請練邊兵。帝命楊嗣昌定議。邊鎮及畿輔。山東。河北。凡四總督。十三總兵。官各抽練額兵。總三十七萬有奇。又汰郡縣佐貳。設練備練總。專練民兵。於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

秋八月。命楊嗣昌督師討賊。

詔逮熊文燦論死。命嗣昌督師。嗣昌言左良玉有大將才。其兵亦可用。詔拜良玉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

庚辰

萬元吉爲軍前監紀。時李自成潛伏陝右。嗣昌專勦張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多來降。軍聲頗振。

十三年春二月。官軍大敗張獻忠於太平。

獻忠在楚蜀界上。將奔漢中。爲川北副將張令所扼。左良玉合諸將兵敗之柯坪關。獻忠走。良玉自漢陽西鄉追入蜀。會諸將擊之瑪瑙山。斬賊渠十六人。俘獻忠妻妾。賊走岔溪。轉入柯家坪。已而率千餘騎竄興歸山中。勢大蹙。

夏四月。逮江西巡撫解學龍及黃道周下獄。尋遣戍。

先是詔督撫舉人才。學龍薦道周。帝逮二人下獄。責以黨邪亂政。論救者皆獲罪。法司擬二人戍烟瘴。帝以爲輕。除刑部尚書李覺斯名。踰年。尚書劉澤深言。二人罪至永戍。過此惟論死。非聖主覆載之量也。乃戍廣西。

以謝陞陳演爲東閣大學士。

帝簡閣臣。將發策覘能否。演結中官。探得帝所問數事。條對獨稱旨。遂被擢用。

五月石砫女官秦良玉敗羅汝才於夔州。

汝才犯夔州。良玉連敗之。斬千餘級。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六人。汝才走大寧。

姚明恭罷。○六月蔡國用卒。○薛國觀以罪免。尋賜死。

先是帝憂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於戚畹。勒武清侯李國瑞金四十萬。國瑞無以應。奪爵悸死。國瑞乃神宗母孝定太后兄孫也。會皇五子病。宮中倡言太后降神於皇五子。言帝薄外戚。諸子當夭折。俄皇五子薨。帝懼。急封國瑞子。盡還所納金。而追恨國觀。國觀又以考選誑行人吳昌時。昌時大恨。與所善東廠謀發國觀受賕事。帝怒。奪職遣歸。既出都。復為給事中袁愷所劾。逮至京。明年八月。賜死。

秋七月張獻忠與羅汝才合。官軍敗績於夔州。

初賀人龍屢破賊。楊嗣昌私許人龍代左良玉。而良玉適有瑪瑙山之捷。嗣昌顧人龍曰。須後命。由是兩人皆不為用。獻忠遣間說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米。收潰散。走白羊山。西合於羅汝才。諸將謀會師進擊。三檄人龍兵不至。已而謀歸楚。兵多新募。賊悉銳來攻。大潰。參將汪之鳳戰死。嗣

昌以賊勢張甚。乃進
師夔陵。下令招撫。

九月。李自成走鄖均。張獻忠陷劒州。

楊嗣昌招諸賊。自成出嫚語。官軍圍之魚復山中。自成大困。欲自經。會圍者懈。乃盡棄所擄。走鄖均。連陷宜陽。永寧。偃師。先是嗣昌欲驅獻忠入蜀。蹙滅之。又慮蜀兵扼險。乃調蜀精銳萬餘自隨。巡撫邵捷春爭之。不能得。及賊聚蜀界。張令及秦良玉扼之竹箘坪。令中矢死。良玉亦敗。賊遂入大昌。尋陷劒州。綿州。嗣昌泛舟西上。至重慶。徵諸將會勦。賊走內江。總統猛如虎。簡驍騎追之。獻忠越成都。陷瀘州。官軍謀伏兵遮擊。賊已返走入巴州。〇時河南斗穀萬錢。民盡起爲盜。杞縣舉人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賑飢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會繩妓紅娘子作亂。擄信去。强委身事之。信不從。逃歸。有司疑其爲內應。執下獄。紅娘子來救。城中民應之。共出信。往歸自成。約爲兄弟。改名巖。盧氏舉人牛金星。磨勘被斥。歸自成爲主謀。薦卜者宋獻策。長三尺餘。上圖讖云。十八子。主神器。自成大悅。巖因說自成勿殺人。散所掠財物。賑饑民。復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於是從賊者日衆。

冬十一月。南京地震。○十二月。兩畿。山東。河南。山西。陝西。饑。人相食。

十四年。春正月。官軍敗績於開縣。張獻忠復東走。

嗣昌知賊必出川。遂統舟師下雲陽。令諸將陸行逐賊。賊自巴州至開縣。官軍追擊之於黃陵城。賊密遣精卒行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良玉軍先潰。叅將劉士傑等戰死。賊遂席捲出川。絕新開驛置。蜀楚消息中斷。

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

先是援兵過洛者。喧言先帝困天下以肥王。今王府金錢山積。乃令吾輩枵腹死賊。尚書呂維祺方家居。勸王散財餉士。不從。至是官軍引賊陷城。維祺被執不屈死。賊殺常洵。勺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火王府。散金以賑饑民。乘勝圍開封。周王恭枵。及副將陳永福等拒却之。

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

嗣昌以襄陽為軍府。獻忠令羅汝才綴鄖陽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將吏。取軍符。以二十八騎紿入

襄陽城。夜半從中起。城陷。賊縛翊銘。屬巵酒曰。吾欲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與貴陽王常法。同遇害。叅議張克儉。遊擊黎民安等。死之。

三月。楊嗣昌自殺。

嗣昌旋師。至荆州沙市。聞襄陽。洛陽陷。憂懼不食死。以丁啓睿代爲督師。啓睿憚李自成不敢討。聞張獻忠在固始稍弱。請專勦獻忠。從之。

我

大清兵圍錦州。○夏五月。范復粹罷。

帝召對廷臣。語及福王。泣下。復粹曰。此乃天數。帝曰。雖氣數。亦頼人事挽回。復粹不能對。尋致仕去。

秋七月。洪承疇援錦州。次松山。

錦州圍久。承疇先後調馬科。吳三桂等。凡八大將。兵十三萬。進次松山。我

太宗文皇帝親督戰。王樸。吳三桂等。俱夜遁。軍士被邀擊死者無算。曹變蛟走入松山。與承疇堅守。帝命順天廵撫楊

繩武。總督遼東寧遠諸軍。往援。

臨清運河涸。京師大疫。○八月。左良玉敗張獻忠於信陽。

獻忠棄襄陽。連陷樊城。當陽。泌陽。諸州縣。良玉從南陽間道進兵。大破之信陽。降其衆數萬。獻忠被重創東遁。副將王允成復敗之望雲寨。衆散且盡。獻忠走依李自成。自成欲殺之。羅汝才曰。不如留之。使擾漢南。分官兵力。乃給以五百騎。俾遁去。

九月。陝西總督傅宗龍軍潰於新蔡。死之。

自成破河南。勢大盛。帝以故尚書傅宗龍總督陝西。別敕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盡。乃檄河南大將李國奇賀人龍兵。隸麾下。急出關。次新蔡。遇伏。人龍先走。國奇及虎大威繼之。宗龍與文岳合兵結營。保兵宵潰。走陳州。宗龍穿塹拒守。八日。矢石俱盡。夜半潰圍走。被執死。賊屠項城。商水扶溝。陷葉縣。圍左良玉於郾城。帝乃擢喬年爲總督。

召周延儒賀逢聖復入閣。

壬午

延儒所取士太倉張溥。結同邑張采。倡爲復社。與東林相應和。四方好名者爭歸之。聲氣通朝右。里人許其倡亂。事下所司嚴究。溥念延儒相。事可解。乃說之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然。溥乃屬吏部郎中吳昌時。爲交關近侍。會帝思用舊臣。遂詔起延儒等。延儒至。復爲首輔。悉反體仁所爲。中外頗以爲賢。時溥已卒。采上疏自列。

復社事遂置不問。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鏌。總兵官猛如虎死之。

如虎隨楊嗣昌下荆州。詔移駐南陽。自成來攻。如虎憑城拒戰。殺賊數千。及城破。猶短兵大呼衝擊。血盈袍袖。北面叩頭謝帝。自稱力竭。遂被殺。叅政艾毓初。知縣姚運熙等。皆死之。賊連陷南陽汝鄧十餘城。再攻開封。帝乃釋孫傳庭於獄。以爲

兵部侍郎。帥師往援。

十五年春二月。陝西總督汪喬年軍潰於襄城。死之。

初秦中精銳。盡没於項城。喬年集散亡。得馬步三萬。使賀人龍等分將之。攻賊老砦於襄城。自成解郾圍。來救。

人龍等不戰而走。軍大潰。喬年收步卒二千餘。入城拒守。賊盡銳攻五晝夜。城陷。喬年被執。罵賊死。賊惡諸生劉漢臣等助城守。劓刖幾二百人。遂陷陳州。歸德。復圍開封。總兵官陳永福射中自成目。賊攻益急。左良玉藉口勦張獻忠。不赴援。帝以孫傳庭總督陝西。勑誅人龍。傳庭乃數其開城謀歸新蔡襄城連喪二督罪。斬之。

我

大清兵克松山。洪承疇降。遂下錦州。

松山圍久食盡。督師范志完不能救。城破。巡撫邱民仰總兵官曹變蛟等。死之。承疇與總兵祖大樂皆降。寧遠關門勁卒盡喪。祖大壽遂以錦州降。杏山。塔山。皆下。帝論諸逃將罪。誅王樸。鐫吳三桂三秩。時諸將多擁厚貲。賂權要。故樸以外皆獲宥。

三月。魏照乘罷。○夏四月。謝陞罷。

初我

太宗文皇帝屢遺書議和。兵部尚書陳新甲。以南北交困。請主欵以紓患。既而私告傅宗龍。宗龍以語謝陞。陞後見疆事大壞。於帝前述宗龍之言。帝慙。陞進曰。倘肯議和。和

亦可恃。帝默然。已而言官謁陛。陛言上意主和。於是言者交章劾陛。帝怒其洩漏。削籍去。新甲亦由此得罪。

五月。張獻忠陷廬州。起馬士英總督廬鳳軍務。

初汴圍急。督師丁啟睿及左良玉皆往援。獻忠乘間陷亳州。入英霍。至是復糾別賊陷舒城。據之。連陷廬州。舍山。巢。廬江。無為。六安。諸州縣。南京大震。詔逮鳳陽總督高斗光。起馬士英代之。士英初巡撫宣府。取公帑饋朝貴。坐遣戍。至是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其知兵。周延儒力贊之。遂自戍籍起用。

六月。賀逢聖張四知罷。以蔣德璟黃景昉吳甡並為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左良玉兵潰於朱仙鎮。諸鎮皆潰。

開封圍急。帝命良玉赴援。楊文岳合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及良玉。四鎮兵。次朱仙鎮。良玉見賊盛。一夕拔營走襄陽。眾皆潰

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

巡撫高名衡議決河灌賊。賊偵知之。遂移營高阜。驅難民數萬決河。河水自北門入。貫東南門出。廬舍人民蕩

盡。賊浮艦入城。無所得。拔營西去。帝屢趣孫傳庭出關。傳庭言秦兵新募不堪用。不聽。不得已抵關。值大雨連旬。餉不時至。開封既陷。急攻賊於南陽。敗之。追奔三十里。至郟縣之冢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官軍趨利。遂爲所乘。大潰。傳庭走入關。賊悉衆攻楊文岳於汝寧。汝寧陷。縛文岳於城南。以大礮擊殺之。時河南郡邑。無不殘破。朝廷不復設官。遺黎多結寨自保。大者洛陽李際遇。汝寧沈萬登。南陽劉洪起兄弟。衆各數萬。諸小寨附之。或降賊。或受朝命。復互相吞併。中原禍亂。於是爲極。明年夏。帝乃下詔。蠲租赦罪。已不可爲矣。

冬十一月。我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

時關內外並建二督。又設二督於昌平保定。又有寧遠。永平。順天。保定。密雲。天津。六巡撫。寧遠。山海。中協。西協。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總兵。星羅棊置。無地不防。而事權反不一。警報至。急徵諸鎮入援。而我
大清兵已克薊州。分道南下。河間以南多失守。至山東。魯王以派自殺。明年夏。我
大清兵始北旋。帝憂甚。周延儒自請視師。帝獎以名虎裴度。延儒駐通州。一無籌畫。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馳

章奏捷。及我
大清兵至懷柔。趙光抃合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戰於螺
山。盡潰。總兵張登
科。和應薦。敗沒。

十六年。春正月。李自成陷承天。

自成初無遠圖。所得城邑。輒焚燬棄去。及灌開封。敗秦軍。羣賊皆來附。乃脅崇王由櫍使從軍。陷荊襄諸郡。殺湘陰王儼鉀。遂犯承天。焚獻陵。徇下旁近州縣。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稱羅汝才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衆各數十萬。自成尋襲殺汝才。并其衆。改襄陽曰襄京。設官屬。僭號新順王。自成每陷城邑。令軍士毋得室處。寢興悉用單布幕。綿甲厚百層。矢礮不能入。一兵倅馬三四匹。冬則以裀褥藉其蹄。剖人腹爲馬槽。馬見人。輒鋸牙思噬。騰山嶺直上。水惟憚黃河。若淮。泗。涇。渭。則萬衆翹足馬背。或抱鬣緣尾。呼風而渡。臨陣列馬三萬。名三堵墻。前者返顧。後者殺之。戰久不勝。馬兵佯敗。誘官軍。步卒長槍三萬。擊刺如飛。騎兵回擊。無不大勝。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什之一二。二日殺什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脫者。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

二月朔。日食。○京師大疫。○夏五月。以魏藻德爲東閣大學士。

藻德長於辨說。帝意其有抱負。釋褐甫四年。遂至執政。然一無建白。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

吳甡罷。

先是帝命甡督師。討賊荆襄。甡請兵三萬隨行。俟兩月。兵終不集。帝責其逗遛。引罪去。甡與周延儒爭樹門戶。旣去。陳演復構之。徵至。議罪。戍金齒。

周延儒罷。

延儒自通州回。帝大加獎勞。居數日。盡得其軍中事。下廷臣察議。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乃罷歸。

張獻忠陷武昌。前文淵閣大學士賀逢聖死之。

左良玉避賊東下。以楚兵自隨。獻忠遂連陷蘄黃武昌。以簣輿沈楚王華奎於東湖。大殺楚宗。及居人。浮胔蔽江。逢聖方家居。載家人至墩子湖。鑿舟沉之。死者二十餘人。

六月雷震奉先殿○秋八月張獻忠陷湖南諸郡

獻忠據武昌僭號西王設官屬李自成在襄陽聞之遣使譙讓左良玉復西上獻忠懼率衆陷岳州欲渡洞庭湖卜於神不吉投珓而詢將渡風大作獻忠怒聯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光夜如晝進逼長沙吉王惠王桂王皆遁

入廣西

九月黃景昉罷○冬十月李自成破潼關總督孫傳庭死之遂陷西安延安諸郡

傳庭治兵關中吏民苦征繕共望其出關帝屢詔督趣傳庭復率師東出拔寶豐唐縣至郟縣自成以萬騎迎戰擊敗之會天雨賊輕騎出汝州截餉道傳庭令陳永福守營而已與白廣恩高傑分道迎糧旣行永福兵亦爭走爲賊所乘傳庭還戰大敗自成急追一日夜踰四百里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傳庭由垣曲走河北急趨潼關與監軍副使喬遷高俱戰歿賊連陷華陰渭南臨潼遂犯西安守將王根子開門降賊執秦王存樞永壽王誼沉授僞官諸將皆降惟高傑以前竊自成妻懼走延安爲賊所追折而東渡河入蒲津以守賊分兵四掠所

至風痺。乃詣米脂祭墓。改延安曰天保府。居鳳翔。傳檄榆林。叅將劉廷傑。與總兵尤世威。王世欽等。嬰城守。血戰七晝夜。婦人孺子。皆登屋瓦擊賊。城陷。無一降者。忠烈爲天下最。賊遂乘勝陷寧夏。慶陽。甘州。三邊俱沒。又遣賊將渡河。陷平陽。殺宗室三百餘人。帝遣副將熊通往援。通至降於賊。倂爲賊說總兵周遇吉。遇吉斬之。傳首京師。

十一月。以李建泰方岳貢爲東閣大學士。○十二月。周延儒以罪賜死。

初延儒薦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僨事。延儒無憂色。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門下客盛順。董廷獻等。皆因緣爲奸利。是秋。山東僉事雷縯祚。劾志完縱兵淫掠。御史蔣拱辰。劾昌時交通中官。漏洩機密。詞皆連延儒。帝親鞫志完昌時於中左門。察其事皆有迹。遂發緹騎逮延儒。時舊輔王應熊被召。延儒宿留道中。冀應熊先入爲之解。帝知之。命應熊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古廟。上疏乞哀。法司以戍請。皆不許。至是志完昌時棄市。詔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我
大清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明莊烈帝崇禎十七年。是年三月。流賊陷燕京。五月。我
大清兵定京師春

正月朔。李自成僭號於西安。

自成僭稱王。國號順。改元永昌。設大學士以下官。封其黨劉宗敏等爲侯伯。馳檄遠近。指斥明帝。明帝集廷臣議。欲親征决戰。李建泰家曲沃。富於貲。請以私財餉軍。率師西討。甫出都。聞曲沃已破。驚悸稱病。日行三十里。至定興。吏民閉城不納。建泰攻破之。笞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遂入居城中。及京師陷後數日。保定亦陷。知府何復內臣方正化。皆死。建泰竟降賊。

明以范景文。邱瑜爲東閣大學士。○張獻忠寇四川。

先是獻忠自湖南入江西。連陷吉安。袁州。建昌。撫州諸郡。至是自荆州趨蜀。陷夔州。秦良玉馳援。敗歸。遂陷重慶。殺瑞王常浩。陷成都。蜀王至澍。闔府死。自是蜀中郡縣俱没。賊大肆殺掠。幾無孑遺。

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真定

明帝下詔罪己發帑金五千治守具詔天下勤王左都御史李邦華請南遷及太子撫軍江南皆不報賊勢急復遣內臣高起潛杜勳等分監邊鎮及近畿要害賊至真定檄總督徐標降標斬其使率衆拒守中軍謝加福害之以城降賊攻彰德趙王常㴻亦降

明陳演罷

演在閣一無籌畫惟以賄聞賊入山西薊遼總督王永吉請移寧遠總兵吳三桂於關門選士卒策應京師演及魏藻德持不可後賊逼明帝決計行之而軍不能猝至演不自安且謀脫難遂引疾去入辭自言佐理無狀當死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演貲多不能遠行京師陷與魏藻德方岳貢邱瑜俱降賊後皆爲賊所殺

李自成陷寧武關明總兵官周遇吉力戰死之

初遇吉駐代州憑城固守食盡退守寧武賊踵至大呼五日不降卽屠遇吉發大礮殺賊萬人設伏城中誘賊入復殺數千人城毀復完者再自成悉力攻破之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盪手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

賊。死。遇吉妻劉氏。率婦女登屋射賊。賊縱火焚之。闔家皆死。城中士民無降者。自成集衆計曰。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俟再舉。而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允。降表相繼至。自成大喜。遂長驅而東。至大同。殺代王傳𤅷。宣府監視中官杜勳。蟒玉鳴騶。迎賊三十里外。而明帝以杜勳罵賊殉難。予廕祠。

三月。明蔣德璟罷。

李建泰自保定。疏請南遷。明帝召廷臣於平臺。諭曰。國君死社稷。朕將焉往。德璟與少詹事項煜。請命太子往江南。帝不荅。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有向來小人。倡爲練餉。致民窮禍結等語。帝不悅。責其朋比。
罷之。

李自成犯居庸。明中官杜之秩叛。以關降。

始賊陰遣人賈販都市。或充部院掾吏。探刺機密。至是入居庸關。陷昌平。兵部發騎偵探。輒被賊勾去。游騎抵平則門。都人猶未知。明帝召羣臣問計。莫對有泣者。命襄城伯李國禎。督京營。太監王德化。盡督內外軍務。悉

發三大營兵屯城外。賊至皆降。守陴者寥寥。人給百錢。鬻食於市。益無固志。已而杜勳從賊至。縋入城。勸帝自爲計。帝叱之出。仍縋下。語守城諸璫曰。吾輩富貴固在也。

李自成陷京師。明帝崩於萬歲山。大學士范景文等死之

丙午日晡。外城陷。明帝登萬歲山。望南城烽火徹天。歎息曰。苦我民耳。遂命分送太子。定王。永王。於外戚周田二家。劍擊長公主。令皇后自盡。翌日昧爽。內城陷。鳴鐘集百官。無至者。帝復登山。書衣襟爲詔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勿傷百姓一人。以帛縊於山亭。太監王承恩從死。自成璮笠縹衣。乘烏駮馬。入承天門。僞丞相牛金星等騎而從。登皇極殿。據御座。下令大索帝后。期百官三日朝見。景文與尚書倪元璐。侍郎李邦華。王家彥。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常少卿吳麟徵。庶子馬士奇。諭德周鳳翔。劉理順。檢討汪偉。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良謨。太僕寺丞申佳允。員外郎許直。主事金鉉。成德等。皆死之。其餘侯伯駙馬及廷臣死難者數十人。宮人魏氏等。二百餘人。俱赴水死。賊殮帝后以柳棺。置東華門外。覊太子及定永二王於宮中。越三日。成國公朱純臣。大學士魏藻德。率百官

入賀。陳演首勸進。自成不許。悉付賊將劉宗敏營中。拷索賕賄。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金足。輒殺之。

夏四月。

大軍破李自成於山海關。

初明吳三桂奉詔入援。至山海關。聞燕京陷。猶豫不進。自成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三桂欲降。至灤州。聞愛妾爲賊所掠。大憤。急回關。遣使乞降於我朝。求共討賊。自成率衆東犯。我大軍入關奮擊。大破賊。追北四十里。自成奔永平。殺吳襄。走還京師。

五月。

大軍定京師。

自成敗還。僭帝號於武英殿。遂焚九門城樓。挾太子二王西走。

大兵至。故明諸臣。迎於五里外。下令安輯百姓。以禮葬崇禎帝后及熹宗懿安后。令臣民服喪三日。自成奔山西。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二十



